

心桥

20周年纪念增刊

• 二十年，
历历旧经纶
• 忆昔午桥桥上饮，
坐中多是豪英

喜闻我学院创办论坛发刊献辞祝贺

传播重要信息交流心得体会，对重点问题组织师生各抒己见，进行讨论，以求取得共识，为我国社会主义的经济腾飞和科教兴国培育高水平的人才作出突出贡献！

段学复

1996年5月



心桥二十年 与数院与我们

卷首语

文 / 宋昕玥

毕业前夕，竟有幸适逢《心桥》二十周年纪念，担任这本《心桥创刊二十年纪念增刊》的主编，在此前刊印的所有文章中选取美文佳作^{采集}成一本纪念刊。和所有亲爱的编辑们协力，撷二十年之英华汇于一本，展前辈万千风姿于一夕；与二十年的历史在今日不期而遇，这也是我们整个现任编辑团队的幸运。

8位文编、9位美编，二十年精彩浓烈的记忆，一本增刊。绝大部分工作完成于2016年初的寒假，感谢学院的多位领导和学工老师、以及我们所有编辑的精诚工作，也感谢过往所有心桥人为我们留下的记忆财富。

编辑的过程里，不止一次被文字间洋溢的意气、哲思与深情打动，二十年的光阴凝结为血肉饱满的文字，词句中是一种丰沛的激情和活力。关于《心桥》的回忆远非这一本增刊可以囊括，至今年^{六月}为止，还有一系列纪念活动将陆续呈现，特别是6月我们将推出《心桥》创刊二十周年纪念特刊，为所有心桥人的心路和轨迹赋一曲飞扬的歌。

过去49期《心桥》上的美文远超这一本薄薄的册子，限于篇幅未能全部收录，许多心桥人和数院前辈们的思索留在了页边空白和书簿之外，未免有所缺憾。但缺憾又何尝不是一种完满？二十周年之际的小小遗憾，便留待30年、40年、乃至更久远的未来，去慢慢弥补罢。

惟愿《心桥》长长久久，为一代又一代的数院人，为过去、现在与将来的我们，讲述那些深埋于心底、奏鸣于笔尖的故事。

● 陸 赤松临上游，驾鸿乘紫烟

魔鬼月光

老桑与玫瑰

在别处

1832年真相

● 楚 眼前直下三千字，胸次全无一点尘

文艺随笔

唯有时间和距离永恒——读《查令十字街84号》

田 楚



●壹 二十年、历历旧经行

第一期代发刊词今生无悔——写在《心桥》创刊前面

第①期经历回顾心桥是棵树

第10期发刊纪念风雨心桥——十期纪念

第15期经历回顾我的《心桥》情结

第20期发刊纪念《心桥》，永远连着你和我

第21期编辑回忆心桥往事



●贰 忆昔午桥桥上饮，坐中多是豪英

谁叫^{我曾}名为数学

一封信

夜阑听风

一只海绵的自我修养

●叁 此夕情无限，故园何日归

梦过燕南

合欢花开

流水真^美——谨献给所有本刊的人与本刊的歌
北大^二



●肆 与余同是识翁人，惟有西湖波底月

星殒——怀念程民德先生

追忆张筑生教授

永远的回忆，永远的怀念——陈省身先生千古

卓越严谨淡泊从容——忆徐献瑜教授

怀念我的老师——丁伟岳院士

●伍 闲寻旧踪迹，又酒趁哀弦

落叶
香的故事

佛曰
风雨圆明园







今生无悔——写在《心桥》创刊前面

文\北
京
大
学
校
园
网

我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当我还是个顽童时，就对老师这个职业非常神往。十几年前当我圆了教师梦的时候，当我听从组织的召唤做了团的工作和学生管理工作的时候，我并不知道老师还有专职教师与管理干部的区别，这一干就是十年。在高校做管理工作难，做学生管理工作更难，在北大就难上加难。

常有人问我，做了这么久的学生工作是否厌倦？有的学生对我说：“以你的才干，做学生工作太可惜了。”我也曾有过苦恼，也曾气馁，但每当看到同学们对我的信任，家长的期望，领导与老师的鼓励时，我就不能不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去。北大学生，以他们特有的对真理的执着追求，卓越的才华，出色的组织能力，极大的政治热情深深地感染着我。这不，今天呈现在大家面前的数学科学学院院刊《心桥》就是新一届团委、学生会工作成果的一个小小的花朵。

88年时原数学系的系刊《交响》昙花一现，95年概率统计系因办系刊条件不成熟，只能用《团学联简报》聊以自慰。95年底，在原数学系和概率统计系的基础上成立了北大数学科学学院，随着院党政领导班子的建立，院

团委、学生会、研究生会也相应调整完成，新一届也是院首届团学联的学生干部们，特别是宣传部的同学们，以极大的热情、辛勤的工作，终于换来了《心桥》的诞生，在这里，我只能道一声大家辛苦了，感谢你们并祝贺你们的成功。但需要指出的是，虽然你们的筹备是相当周密的，工作也是切实的，但她毕竟是刚刚出生的婴孩，更有待发展和完善，真诚地祝愿她一期期的日臻完善，也希望同学们能够努力坚持下去，使院刊在同学们之间、师生之间架起一道理解和沟通的桥梁。

俗话说，众人拾柴火焰高。在《心桥》创办过程中我们得到了校、院领导和老师的大力支持，得到了同学们的积极响应和参与，我向关心支持我们学生工作的各位领导、老师和同学们表示衷心的感谢，并期望继续得到你们的支持，大家都来为我们的院刊添把柴，使我们的刊物越办越好，并以此为契机推动我院的学生工作再上一个新的台阶。

再过十年、二十年，当有人问我做学生工作是否后悔时，我会告诉他，我今生无悔。



心桥是棵树

文 / 笑昭

《心桥》是棵树，她立于北大这片思想高原之上，扎根于数学系这方沃土之中；《心桥》是棵树，而我们便是其干其枝，将根部吸收来的水分和各种无机物源源不断地输送到片片文章之叶上。在那里，光合作用从不停息。

如今，我们已经令人羡慕地拥有了配备奔腾 133、80 兆内存的 586 电脑，进入了互联网，而且紫光扫描仪、激光打印机等配件也堪称“豪华阵容”。可以说，《心桥》这棵树已不再弱不禁风，我们能够保证整个运输系统的畅通无阻！

曾有人相中了《心桥》坚实的树干，于是调来大车大锯，一通砍伐之后，就把木材装上了车，拉到别的地方搞建设去了。建设搞得怎么样且先不论，而少了《心桥》这棵大树，数学科学学院的师生们就少了一片可以纳凉闲谈、各抒己见的绿荫啊！而今，枝干大都已修复了，我们站在高原上向四面望去，发现《心桥》一棵树孤零零地站着，时有阴云蔽日，时有冷风刺骨。不过现在关心《心桥》的人又多了，树下乘凉的人也多了，于是她正积蓄着养料，只待着夏天来了，生出更为繁密茂盛的叶，把枝伸得更远，让绿荫变得更大……

可是就在兴奋之余，我们想起了生物学。一棵树，要想“叶茂”，必须“根深”！在数学科学学院这片天地里，阳光还算是充足的，空气也还新鲜，于是吸收养料、水分更成了生长之关键。如果没有根部充足的供应，大树便难以枝繁叶茂，更谈不上什么开花结果了。而若想最充分地从土壤中获取养料和水分，唯有把根深深地扎下，让根尖、根毛钻入到每一寸土壤中。而现在，《心桥》的根与其枝干相比是那么的不协调。它瘦小枯干，只能抱住邻近的一片土壤，可这片土壤已经越来越贫瘠。时间长久了，每过一期，《心桥》的叶色就将陈旧一番。所以，我们正努力拓展《心桥》的根。你是否注意到，《心桥》正在悄悄地发生许多变化：从设备的更新换代到编辑部的机构改革，从调查问卷到支付稿酬。但是，《心桥》最需要的，是全体师生的理解和支持。自它创刊至今，两年来，所有《心桥》人最终追求的始终没有改变，那就是使《心桥》成为大家喜闻乐见的刊物，使大家在学习劳累之余，能在其中寻觅到一些可以松弛神经的东西，可以了解到学院中所关心的东西。我们知道这个目标还很遥远。我们面临的最大困难，是优秀稿件的严重不足。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只有大量充满活力、富有理性的文章，才能带来《心桥》的茁壮成长，使其不受虫害侵袭，也不畏狂风暴雨。叶陈了、落了，自有更新的叶生出。

所以，我们渴望你们的帮助和参与。请让我们靠近，与我们相通。从现在就开始，把你们想说的、想写的都告诉我们，或者拿起笔，把你们的思想养料也注入到《心桥》中来，使她真正成为头顶蓝天，脚踏大地的“好大一棵树”。

《心桥》是棵树，需要你我来共同呵护；《心桥》是棵树，大家合起来才是沃土。

（原文刊于第 9 期，有轻微改动）

风雨心桥——十期纪念

文 / 张韬

谨以本文作为《心桥》创刊两年的纪念，献给始终如一地支持我们工作的领导和老师，献给为《心桥》的成长废寝忘食的各位工作人员，更献给关心《心桥》、爱护《心桥》，为她积极投稿，并出资出力、出谋划策的热心同学们。

一、风雨历程



两年了，两年的时间太短，一本仅仅十期的小册子如何撑起“院刊”这样一份沉重的份量？两年的时间又很长，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一届又一届的心桥人在众多老师和同学们的关心下，从油印的小薄本到激光照排印制精美的杂志，从“试卷似的”粗糙版面到细致的插图，从不定期编排出版到每学期固定两期发行……记忆中的《心桥》，像一个蹒跚学步的孩儿，一步一步地迈向了这个绚丽多彩的世界，告别幼稚，走向成熟。

《心桥》是于1995年末，在当时的数学系团委的组织下创办的。说来惭愧，记得两年前，作为大二的学生，当我第一次拿到《心桥》第一期，那本油印的小册子时，仅仅草草翻看了两眼就不知放到什么地方了。1996年暑假，《心桥》要出版第二期时，编辑部向北京大学计算机科学学会借用几台486微机用作排版使用。作为机房的工作人员，我曾目睹沈琪、俞红、张岭松、李金辉等《心桥》的创业者们冒着炎热和蚊虫的“袭击”，利用暑期的休息时间，坚持度过了几个不眠之夜。此后发到宿舍的那本绿色封面的小册子，我曾仔细读过每一篇文章，于字里行间仍能体会到它的来之不易。

“在日复一日的时间轮回中，是《心桥》将我们连在了一起，为我们架起一座心中的桥。我们肩并肩默默地耕耘着她，我们手挽手静静地呵护着她……”，加盟《心桥》，不仅是承担一种责任，也是一种光荣与自豪。

《心桥》发展到第三期，在马斌等技术人员的支持下，已是激光照排的高质量的刊物了。自第四期开

始，北大计算机科学学会拿出了配置最高的两台486/66计算机，供《心桥》后期制作专用。这两台计算机现在看来已经是“老掉牙”了，其中一台如今已经“病退”。然而第4期至第8期的所有版面，全部出自这两台可以称为功臣的老家伙之“手”，并且直到今天。其中“健在”的一台仍在发挥着余热，承担着录入和校对的任务。

在第四期、第五期的制作中，以九四级、九五级同学为主的《心桥》成员们齐心协力，成为《心桥》不可替代的中坚力量。俞红、沈琪、石丹竹、李金辉、张艇、罗安、李兴华、田朝飞、孙喜晨，以及博士生马斌……我们无法忘记那些兢兢业业的人们和几个月来大家齐心协力、起早贪黑的每个日日夜夜。尤其是在第五期制作期间，由于需要赶在九二、九三毕业生离校前完成，从组稿到发行只有短短十几天时间。为了赶时间，几乎所有的工作人员全自觉放弃了所有的业余时间。我们感谢九四级和九二、九三级的许多同学，虽不是《心桥》的成员，仍积极主动地利用宿舍的计算机完成繁重的录入、排版等工作。时间紧急，大家的工作效率更高！使我至今难忘的是，当时每天晚上，我从自习室将前期工作人员写好的稿件拿回32楼、37楼的宿舍，各宿舍流水作业，换人不停机，录入、修改、三次校对一气呵成；更难忘两个年级几个宿舍中同时点亮的屏幕、桌上成摞的稿件和屏幕前一双双聚精会神的眼睛。

自第五期开始，《心桥》的组稿、排印、发行等进入规范化的轨道。九六级、九七级新同学的加盟更为我们的刊物注入了新的活力。展望未来，《心桥》正逐步向集新闻性、科普性、文学性为一体的综合性学生刊物迈进。

我们推出学院新闻，人物专访等栏目，成为同学们了解学院大事、走近名师的学术和人生的窗口；在金融数学系的成立、数学与社会文化节的召开等学院大事中，《心桥》走在了各家新闻报道的前列。

学海泛舟栏目给广大本科生尤其为低年级学生带来了数学、计算机等前沿信息，成为大家交流学习体会、走近数学大师、体验数学美的园地。

每期必有的短歌行栏目，给同学们紧张的学习生活中带来一丝轻松温馨的气息。在绷紧了一天的神经之后，不妨稍稍放松一下，调动调动久违的文学细胞，到“短歌行”看一看！

而最近新增设的海外来音栏目，则给大家带来一丝他乡的风。对于大多尚未走出校门的本科学生来说，或许还有些“过来人”的体验。

回顾走过的日子，当我们为这些绚丽多彩的栏目感到自豪时，我们也深深地知道，这中间饱含着多少人的心血，也蕴藏着全院老师和同学们的多少热情的支持和真诚的期待。我们感谢各位组织、策划的人员，尤其为许多九六级的同学们。陈志坚、焦莹、尹瑞、龚冰琳、陈华一、吴隆庆、程贯中、赵继承……他们默默地组织稿件，搜集院内大事、新闻，鼓励同学们投稿，功不可没；我们感谢所有为《心桥》积极投稿的读者同学们，他们中有我院的本科生、研究生，有海外留学的学子，还有兄弟院系的同学们。虽然受版面的限制，许多很好的文章未能发表或未能及时发表，但这些同学无疑给了我们工作以坚定的信心和最强的支持力量；我们还感谢为我们提出批评、提出建议的热心读者们，因为只有读者，才是一份刊物的衣食父母，是她所有力量的最终源泉。

十期了。对于我们这些过去的心桥人来说，也许不久后将会远行，将会离开这个曾经憧憬过，也奋斗过、耕耘过的园地，离开那些曾朝夕相处的可亲可爱的同行们，去面对新的环境、新的人生。我们曾目睹这份或许并不起眼的刊物的成长，也期盼着她的未来。我由衷的期望，《心桥》一期更比一期强。

二、可敬的《心桥》人

谈起《心桥》，就不能不提起那些可敬的《心桥》人。不计报酬，无私奉献，在这里不是挂在口头上的空话，而是几届工作人员们实实在在的行动，而这些行动，全是大家利用业余时间完成的。

九五级同学俞红，从第二期加入《心桥》后，为

她工作了整整一年的时间。在我加入编辑部的几个月时间内，曾目睹她每天中午和晚饭时间几乎定期地奔波于各个宿舍，从安排采访、组织稿件、安排录入和排版，无不一一过问，并执笔修改几乎所有的重要稿件。在第五期制作过程中，经常在校园内看见她跑前跑后的身影，而且无一不是为了《心桥》在忙碌。1997年暑假，俞红同学因劳累过度，倒在了病床上。记得当时见到病中的她，她没有谈自己的病情，而是催问我足球队的稿件该怎么办，其状令人动容。

九六级同学胡斌，自从97年秋季加入编辑部后，就一直承担着《心桥》的录入和校对工作，而每期的封底却没有他的名字。当时计算机学会的一台专用计算机由于每天连续工作，已经寿命将尽，显示屏上所有的字都呈红色，且极其模糊难辨，令人看一会儿就眼睛酸疼。我们遗憾无法提供更好的工作环境，而胡斌同学没有一句怨言，就在这种严重损害视力的条件下连续工作近一年的时间，直到学期末，该计算机因主机损坏而寿终正寝为止。

九六级同学尹瑞是主动强烈要求加入《心桥》的。当时正值《心桥》人员更换，稿件匮乏的时期。在第六期制作期间，尹瑞虽非编委成员，但积极参加《心桥》的组织策划，完成“新生絮语”、“军训散记”及“短歌行”等栏目的大量约稿工作，令许多同学从不了解《心桥》到主动投稿、关心《心桥》、参与《心桥》。而她自己也写了多篇很好的文章。今天，尹瑞同学已是《心桥》工作室的主要人员之一。《心桥》需要的正是这种钉子精神！

《心桥》不会忘记的更有那些默默无闻的工作人员们。如九七级的瞿超、成彬等一大批录入和校对人员，还有许多自愿帮助我们录入和校稿的同学们。为了给学院节省开支，《心桥》每期约42,000字的录入和校对工作全是由同学们自己完成的，而且他们中许多人使用的是自己的计算机。这是一件十分枯燥的工作。将自己所有的业余时间放在小小的屏幕前，录入、校对，再校对……拿到的是成摞的手稿，夹杂着部分潦草难辨的字迹；送出的是工整的文件，固定的格式，以及不超过0.15%的差错率。然而，在每期《心桥》刊登的众多作者和编

委名单中，并没有他们的名字。他们是一群默默无闻的幕后工作者，是真正的无名英雄！

三、几多坎坷，几多悲欢

创业难，守业更难。心桥创办两年来，《心桥》曾面临过重重困难。面对人员、稿件和资金等几乎不可攀越的障碍，面对许多兄弟院系学生刊物的昙花一现，甚至一些历史比我们长得多的刊物相继倒下，《心桥》走过了一条坎坷的发展之路。

《心桥》由学生自发办起，该如何发展，将来前景如何，是众多《心桥》人一直在思考的问题。

《心桥》最初按新闻、文艺、学习等方面分为几个部门，但由于各部门成员间分工的不明确，造成人员冗余度大，运作的整体效率不高。发展到第七、八期时，各部门已名存实亡，每期的工作如泰山压顶般地落在了几个人的头上。为了保证每学期两期的正常发行，他们从学期开始就在不停地忙碌着。不知你是否想象得到，为了筹集稿件，几个人奔波于各个宿舍楼之间，面带笑容地敲开一扇扇门，苦口婆心地约稿。有了稿件，他们又在马不停蹄地录入、校对、排版、打印，直至最后印刷。第八期，人员疲惫、设备简陋、经费不足的问题同时激化，《心桥》曾经面临着是否停刊的严重选择。那段日子，或许是《心桥》最艰辛的时候。几个难免苦恼的夜晚，又怎能让《心桥》人所忘怀？尽管困难重重，我们相信，我们都一直在努力，当听到有人说“八期了，算了吧”和“以后改报纸算了”时，我们仍固执地认为，《心桥》不会倒！

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在《心桥》最困难的时期，是学院领导和老师的关心以及热心同学们的帮助使我们走出了困境。

从第九期开始，院中心实验室借予我们一台方正5133电脑与一台联想激光打印机供《心桥》编排专用，同时学院拨专款扩充了内存，添置了平台扫描仪和001软件，并接驳了国际互联网。我们可以结束眼睁睁看着别人用586打游戏，而自己却用486处理图像的时代了。

由衷地感谢各位老师们！

九七级热心同学的加盟，为心桥注入了新的血液。我们将把更新颖、更活泼、更精美的《心桥》奉献给各位同学。

还有些同学的积极援助之手更令我们难忘。自第六期至第八期，九四级姚健钢同学一直自费为我们打印样张；九七级李秋生同学自己掏钱为第九期开始的《心桥》解决稿酬；九六级黄倚霄同学已为《心桥》制作了主页，《心桥》已经以崭新的姿态出现在互联网上！

在《心桥》编辑部内，我们进行了减员增效的改革。从第九期开始，我们取消了原有的以各部为单位的机构设置，取而代之的是更加团结一致、高效率的《心桥》工作室。同时通过精简机构，保留更具热情、富有创造力、更加积极主动的工作人员。从第十期起，《心桥》体制进一步完善。我们在一些栏目设立负责人，负责该栏目文章的组织及录入，这样既发挥了同学们的智慧，又减轻了编辑部的工作量。我们还在各班设立了《心桥》联络员，沟通《心桥》和广大同学们。“众人拾柴火焰高”，相信《心桥》将逐渐告别由少数人支持的昨天。

面向未来，我们看到了希望。

我们也确实充满了希望！创刊两年了，几多风雨，几多收获。真心祝愿《心桥》能够越办越强，成为数学学院的窗口，成为全院学生的挚友。只有这样，当我们回首往事时，我们才能说，我们无愧于北大，无愧于数学学院，无愧于关心、爱护我们的老师和同学们！

作者简介：张韬，数学学院94级本科生，现被保送为数学系研究生，曾任《心桥》六至八期主编

我的《心桥》情结

文 / KAEDE

光阴似箭，屈指算来，从我刚参与工作的第 12 期，到今天手上的第 15 期，已经快一年了。这一年来，学生会换了届，新生入了学，我们上了大二，《心桥》也向前迈进了一步。不过，在她的身后，依旧是那一群默默工作的人们，在一如既往地，为着自己的理想燃烧着自己的热情。

刚来北大数学学院的时候，看着手上的《心桥》增刊，并没有什么特殊的感觉，甚至没有把她放到心里去。而后我们的第一个学期则是懵懵懂懂地过去了，依稀记得手上传过宿舍的两份叫什么《心桥》的杂志？回想起入学的小册子，“噢，我们的院刊叫《心桥》。”恍然大悟之际，才想起还没有翻开看看，她已经在宿舍消失了。又有传闻《心桥》曾招过新，但高中对文学并无兴趣的我，没有对自己正确审视，得到的就只有几个加入到《心桥》的同学的名字而已。我与她的第一面，她并没给我留下什么印象，只是一个朦胧的背影，可望而不可及。

第二学期，各项工作都活跃起来了，我的能力也有了发挥的余地。在同学推荐下，我去了学生会并当上了副部长，活不多。就在此时，对门的同学加入了《心桥》，整天忙碌着，显得很充实，忙这忙那，问他干什么，却说还没有正式开始工作，只是在熟悉一些东西而已。他还提到了本学期期中时《心桥》会有招新，如果想干的话，《心桥》欢迎随时加入。当时我正是时间充裕，又加上了寝室里刚买了电脑，于是想证实自己能力的我在没有什么正式程序的情况下就这样走进了《心桥》。很快，认识了负责的 96、97 级同学后，就开始了第 12 期的工作。当时我就被分在了电脑排版部，负责简单的录入，排出样稿，并加以校对。这些都是属于平凡至极而又非常重要的工作。在工作中，我了解到了《心桥》是在北大里比较有名的刊物，因为她虽是由同学们自己办的，但却办出了很高的水平，并且在种种不利的条件下坚持了下来。而且我在工作中认识了一些同学中的骨干力量，在和他们的接触中，我也感受到了他们的一股想把工作干好的热情与活力。他们还说《心桥》的工作是比较累的，并且没有什回报，得到的只有内心的充

实与工作能力的自我肯定。这对我感触很深，我深深理解了他们的心意，于是我也把《心桥》当作自己战斗的阵地，将自己全身心地投入到这里面去。随着工作的深入，我逐渐熟悉了工作程序与周边工作，工作范围也进一步加大。到了后期，我开始排成稿。记得有一次彻夜工作，共排出了 9 页稿，却忙乎了 6 个小时。虽是整夜未睡，但感觉到了从未有过的充实。那期《心桥》出版后受到了一致的好评，我也感到了光荣。期中考试后，《心桥》又招了新，98 级的同学（当时是新生）充实了我们的队伍，看到平时的同学都过来了，我顿时有一种温暖的感觉，仿佛看到了她美好的明天。于是，我就以更饱满的热情投入到了第 13 期《心桥》的工作。

干了这么长时间，要说《心桥》工作中最难的是什么，并不是排版录入与校对印刷，而是约稿！稿件是一本刊物的生命线，没有稿件，再有热情也不可能办成刊物。第 12 期《心桥》每页 1 200 字左右，共 28 页，版面小，稿件多，所以质量得以保证，现在想起这也是她出版后得到了众多好评的原因之一吧。在第 13 期《心桥》的工作过程中，编委会经过慎重考虑后决定改版，于是第 13 期

《心桥》就成了每页 2500 字共 36 页。粗算一下，增长三倍不到。当时工作的中心已由 97 级转到了 98 级。我们又是做过了一期，于是理所当然地成了主力，负责全面的由稿件到样张的工作。当时就是因为 98 级的新人比较多，97 级才大胆放手的，但新人都没有经验，不知在什么时候应该做些什么，没有积极地工作，于是实际工作效率就比较低。现在算一算，当时第 13 期《心桥》我一个人的录入量就大约是 70%、80%，用前面的数字算一下就会发

现这是个惊人的数字，最后连我自己都不太相信，但这就是事实。而到了排版的工作时，当时记得就是我们三个人：责编（97级）、对门同学和我（98级）。我们在团委办公室不停她忙，从样稿的一遍遍校对、修改，从各处找来图片进行扫描与编辑，从网上找各种资料，到排好各式各样的成稿。工作经验的不足造成了我们工作效率的下降。在这些困难前，我们走了许多弯路。文章版面的过度扩大造成了稿件的严重不足，为了完成任务只好上稿件，这就使稿件水平下降了不少，毕竟水平高的稿件是有限的。面对七、八页稿纸的文章只排了版面的一页就排完了，厚厚的一叠稿件才占了总篇幅的一半，时间又所剩无几，我们只好在版面上下功夫，于是第13期《心桥》上就有了众多的插图与庞大的标题，作为主体的文章反而有点退居次席。第13期《心桥》出版后，反响不一，有人严厉地指出了问题，指出了我们工作的失误。但是，《心桥》的成长是有目共睹的，重大的考验摆在我们面前，我们一样成功地克服。这期《心桥》经历了新老交替与改版两大事件，但都顺利地过去了。《心桥》又迈向了新的阶段。

第13期《心桥》是我真正开始比较全面工作的一期，果然和上一期感觉上有天壤之别。回想起其中种种经历，自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在期末前，排版到了关键时候，决不能放松，于是每天晚上都要泡到院里关门，时不时还要熬夜。最难忘的是两件事，其一是排版奋战6小时后晚上临走存盘时Word的宏病毒发作，不仅使得我们整整一个晚上的工作都白费，还毁了将近一半的成果，让人欲哭无泪。记得当时责编有一句话，“来，从头干吧！”于是在杀了病毒后又重新来过。其二是在排版完后就要考基础物理课，以前基本没有时间复习，而排版完仅有24小时的复习时间。考过物理的同学都知道这意味着什么。虽然最后没有出现不及格的科目，但想必大家都知道最后的日子里的苦与泪了。不过，第13期《心桥》的如期发行给我们打了一针强心剂。困难已过去，曙光就在前头。

暑假中，随着数学院新主页的诞生，《心桥》的网络版也更加完善。在完成了这部分工作后，我看到我们的成果在网上受到大网虫的检阅，心中有说不出的高兴。很快，军训归来，第14期《心桥》投入运行。这个学期我在学生会被推上了部长的位置，责任重大而且工作繁忙，我只好在《心桥》上退居二线，做做简单的工作，就不能像以前那样整天都在那里工作到晚上，也不能整天跑前跑后，总之闲暇的时间不能再为《心桥》出全力了。看到大家都在为《心桥》忙碌，而自己总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总归不是滋味。第14期《心桥》出现了新的问题，就是在人事方面的不合理。“老一辈”已经完全放开，新一批没有很好地接班，我们中间这一代出现合作问题，使得约稿、录入、排版变成了责编一个人的活。想想上一期还是我们三个人以全力工作才能如期发行，而这期只有一个人在工作，可怜的责编跑前跑后，忙上忙下，很长时间都没有休息，工作却进展不大。《心桥》到了这个阶段出现了信任危机，即大家对她不重视，使得工作的进一步开展无法进行。以前几期的工作的成功都是协作的成果，而一个人是无法做这么多的工作的。前面的改版就是为了现在工作的进一步开展，仅仅扩大了生产的规模，却没有原材料来充实，显然会出现大问题。这一期的责编成为了累的责编，而身为《心桥》的一分子却无法给予他最大的帮助，深深自责之余也企盼着奇迹的发生。黑暗的日子终于过去，第14期《心桥》迈着迟到的脚步已经来到了我们的手里。我的耳边又响起了以前责编的一句话，“当过了责编后，就再也不想干了，因为实在太累了。”

对于这几期的责编，我看到了他们的工作，真的是非常的辛苦。既要加紧数学学院那并不简单的学习，又要将一切业余时间投入到《心桥》上，还要累得够呛，才能完成工作，但完成后也许得到的是别人的批评，说这不好那不好的。有一位《心桥》的同学说得好，“批评倒不怕，我最怕的就是大家的冷漠，就是大家的无动于衷。我真心希望大家都来关注我们的《心桥》。”的确，责编是累，但是他们生活得充实，同样，我觉得每一位为《心桥》出了全力的同学都是没有虚度的，因为在以后的社会中难免会遇到像这样的情况，时间紧、任务重，现在的磨难会是以后成功的基础。毕竟，看看我的第一学期，杂七杂八的事在不知不觉中吞噬着我的业余时间，而到了第二个学期，除了学生会的工作外，我也是有很多的闲暇时间。投入到社会工作中虽然并不是我最开始的目的，但我了解我从这里的工作中得到了些什么。在这段时间中，我的责任心进一步加强，使得我了解了一些别人不能了解的事。我

想我会为我的梦想做最大的努力，同样，我们这里的每一位工作者都会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投入到工作中，为了《心桥》的明天。

现在的《心桥》仍是在探索和发展中，在我执笔之际，新的责编又在着手新一期的计划，第15期《心桥》应能够比较正常地运行起来，老一辈的人员开始关注《心桥》的建设，骨干力量们开始团结在一起，新人们开始了积极的工作，大家能够在一起比较有效率地结合起来，的确是一件很好的事。《心桥》需要改革，从硬件的工作系统与工作室到软件的工作人员与稿件质量，但仅仅有这些还不够，还需要大家——数学院每一位同学的真心关怀。虽然说，数学学院的学生主攻方向是理科，繁重的课业压力加上高中三年八股文式的作文教育，使我们的文学才华不能很好地发挥出来。但在我眼中，我们的同学是北大乃至全国最优秀的，既有学数学的严密逻辑，又有作为北大人的灵气，更有当代青年的热情。我们是北大的另一只眼睛，从另一方面体现着北大的美。我们的院刊一定能够在大家的关注与支持下办得更好，我相信并且期待着。

执笔几许，洋洋数言跃然纸上，仿佛又看到了一年中我们工作的日子。在这里，有一群平实的人，在默默地工作，共同搭筑着我们彼此的《心桥》。

《心桥》，永远连着你和我

文 / 孙丽

不久前，《心桥》的责编向我约稿，希望我写点东西纪念《心桥》创刊五周年。我一直想找个机会表达一下自己，于是有了下面的文字。

1995年底，数学学院成立后，学生们办了个属于自己的刊物。当时，我任院党委负责学生工作的副书记，为它起了一个最直白最不浪漫的名字《心桥》，希望它在同学之间、师生之间建起一架理解和沟通的桥梁。



通过孙喜晨、沈琪等同学的大童工作，《心桥》创刊号终于在1996年6月世了，王义遵副校长、段学复院士、程民德院士、廖山涛院士、张恭庆院士、石青云院士、庄圻泰老先生、院长姜伯驹院士、党委书记王杰教授等当时的校、院领导及知名学者为我们的创刊号题写

了贺词。在《心桥》的编辑、出版过程中，除上述专家学者外，北大的老校长丁石孙先生、王选院士、许智宏校长、杨乐院士、周毓麟院士、王元院士、长江学者田刚教授、许进超教授、数学学院现任院长张继平教授、党委书记刘和平教授以及钱敏先生、丘维声教授、彭立中教授等许许多多的老师给予了大力的支持。学生干部刘雨龙、周烽、沈海鹏、智慧、邢桂伟、江明涛、罗武安、张莹、姚健钢、李庆，《心桥》历届责编，如孙喜晨、沈琪、石丹竹、俞红、刘闯、李金辉、尹瑞、吴晓岩、袁珂、陈志坚、李秋生、周谢蕙、葛丹丹、王黎鸣、丁吉受、马斌、张费、吴思思、倪忆等许多同学都为之做了许多工作。正是由于各级领导、各界人士的关爱、《心桥》创刊五年来，在全院师生的大力扶持和学生干部、特别是《心桥》的一届届编辑、记者们的努力下，越办越好，深受同学们的喜爱，师长的好评，在校内外

产生了积极的影响。2000年《心桥》获得北京大学优秀学生刊物奖。许多国外留学的同学，也常常来信索要《心桥》，国内有的青年刊物表示愿意与我们《心桥》合作。每每想起这些，我都由衷的感谢一届届心桥人，是你们的爱支持着我们，是你们的无私奉献，让心桥越办越好。

去年九月，我调到校学生工作部。在我即将离开数学学院的时候，我才感到自己对数学学院、对《心桥》深厚的感情和如此的眷恋。如果从在概率统计系算起，我在这里已经工作了8年，无论是原概率统计系还是新的数学学院的领导、老师和年轻的朋友都对我的工作给予了极大的支持和帮助，给了我厚爱，我连年获得优秀德育奖，并获得党务和思想工作一等奖。1997年我被北大学生会、研究生会授予最受学生爱戴的老师十佳称号。在北大做行政管理难、做学生工作更难，我能得到学生的如此理解和爱戴，是一个教师特别是从事学生工作的教师的最大荣耀。



为了无愧于北大，无愧于学生的爱戴，我只能加倍

努力，不敢有丝毫懈怠。1999我在《心桥》创刊号上以《今生无悔》为题写了一篇短文，在结尾处我写到“再过10年、20年，当有人问我做学生工作是否后悔时，我会告诉他，我今生无悔”，这仍然是我今天想说的话。

1999-2000年度，数学学院被评为北京大学学生工作先进单位，这是全院师生共同努力的结果，也为我在数学学院的工作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在我调离数学学院的时候，张继平院长对我说，你永远是数学学院的一员，刘和平书记及院领导也都表示：这里就是你的家，常回家看看。在今年的新年团拜会上，我提起当年（1997年）丁石孙先生参加数学学院首届数学文化节开幕式上说的一段话，他说，“我是来参与的，因为我始终都是数学系的一员”。我问大家，我也有资格成为数学院永远的一员吗？老师们（包括在座的丁石孙先生）给了我热烈的掌声李回答我，我眼睛都湿润了。我将尽自己所能永远关注、支持学院的建设与发展，我相信学院的工作会越做越好，《心桥》会越办越好。

心桥往事

文 / 张原

接到心桥的约稿，说实在话还是感到有点意外。不过然后随之而来的习惯性的拖稿和被责编同学习惯性的催稿就立刻更容易让人感受到催稿是一个多么令人不愉快的工作（虽然很惭愧之后还是继续拖稿……）但说来也很奇怪，可能是正是因某种似乎已经逐渐淡忘的感觉又重新清晰起来，也随之回忆起了原来自己也曾经在《心桥》不长不短的混过一段时间的编辑和责编，于是决定试着就此写一篇流水账看看能不能交差。

记得第一次被《心桥》约稿应该是大一下学期刚开学的时候，那天晚上似乎是我们级的丁薇（她后来也做过一次或者两次《心桥》的责编）到本阅说要我写一个新生感言。话说至少在当时，新生感言、选系指导、申请经验和毕业留念几乎就是《心桥》亘古不变的主题内容。问之为何找我，答曰“缺稿，拉人凑数”，旁边一04级师兄（《心桥》当时的元老级编辑）解释说每个编辑都有拉稿的任务。然后就这么糊里糊涂地被凑了数，不过记得当时还是把

它当成一个很认真的事情，写出来的东西也有点“少年不识，爱上层楼”的感觉呵呵 [1]。另外，那位 04 级的师兄叫陈湛，是当时数院有名的哲学爱好者和热情的基督徒，记得那天后来就变成了他在给我们一屋子大一小朋友证明神的存在性 ……后来陈学长果真去了比利时攻读神学，再后来又去了 G. teborgs，再后来联系就不多了。



之后的一学期里又因为辩论队打进了北大之锋四强被孙启明主席（这位大家应该还是挺熟悉的吧）约过一次稿，但好像最后成功地把任务转嫁给了队里的一辩。对了顺便说一句，当时《心桥》的主编应该是 04 级的李应博师姐，她如今也在 Duke 读书。

到了大二，《心桥》的主编变成了 05 级的程修远学姐。我一直认为，无论从学术精神与能力还是社会自觉与担当来看，程学姐都可以说是 SMS 近若干年来培养出的最优秀的青年学人。而在她的领导下，《心桥》也变得愈发的红火起来。而我应该也就是在这一段时间加入了《心桥》编辑部。07 年底，《心桥》众人在何贤记聚餐，记得程学姐特别给大家点了一道“状元排骨”说是给我们最优秀的编辑们。



在催稿与写稿中到了 08 年的暑假，有天晚上和程学姐还有贾晨学长（就是这学期给大岳的应随当助教的那个特别负责的师兄）一起去南门外地摊吃东西，然后说起下学期《心桥》的事情，学姐问我还想不想当主编，我说估计加上 GRE 忙不过来，不行就干一期责编好了。不知是否仅仅是个人的感觉，一直觉得 07 年一直到 08 年的春夏无论是大到家国天下，还是小到个人事业都给人呈现出一种向上的，有希望的感觉。所以，每回忆到那一段事情，总想起那句不太文也不太俗的词“忆昔午桥桥上饮，坐中多是豪英”。

忙碌的大三上学期，也因为比较忙的原因，虽选在这个时候当《心桥》的责编，对这个学期的经历反而几乎没有太多的印象。只记得当那本薄薄的册子终于印刷出厂拿在手里的时候的那种如释重负的感觉。



在这之后，似乎就逐渐远离《心桥》，几次的稿子都被我逃掉了，直到大四下春天的毕业约稿 [2]。这时方才意识到原来我们已经走到了那个不变的循环的尽头，而在此时回看，竟丝毫不感到初次听说这个循环时的单调与好笑。毕业前后，本阅的送别热闹而铺张，相比之下，《心桥》就显得低调了很多，似乎没有什么可能表明 06 级有一群人在这里忙活过然后又悄然离开。

离开 P 大和 SMS 一年多了，有空时也会回想那一段时间。的确，正如《心桥》的主题可能永远都会在“迎新，分系，保研，出国，毕业”这几个故事上一样（或许如今已经不是这样了？），大学这四年，如果在一个类似《心桥》这样记录的角度看这些进进出出的人群，似乎剩下的只有被过滤掉随机性被大数率控制的简单重复；但如果对每一个个体（不妨想成随机空间里的 Ω ）而言，这一段时间却无疑是前路未知曲折起伏但更重要的是不能回头的一截轨道。或者说，在看似是重复与轮回的一期期《心桥》中，总有一段是属于你的，而对于你而言，这一段也会因为属于你而注定变得不再平凡。

编者注：

[1] 指张原在 32 期《心桥》“06 风采，你说我说他说”中所刊文章

[2] 指张原在 38 期《心桥》上的《本阅的故事》

坐中多是豪英
忆昔午桥桥上饮



指点江山的豪气尚在，
昔时的喜笑哀怒难追。
时光的长河对岸，
是否还能看到那年此间的你我？



夜窗听风

文 / 夏华栋

人世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今逢四海为家日，故垒萧萧芦荻秋。

——刘禹锡

“确定了保研单位的那天晚上，风很大。

我要去成都读书了，这让我不知是喜是忧。深夜，有秋声骤然而作，若有所感，信步走到三角地。只听见风摇树撼，寒鸟呀呀而鸣，明月在天，人影在地，不由心中一动。拣了处靠椅坐下，闭目聆听此“一气之余烈”，而神思不属，竟想起大一的情形来。

初来北大，是一个激动人心的体验。当时我年甫弱冠，少年意气，只恨未名湖小，博雅塔低，眼中的事物，不免便都理想化了。至今还记得，第一次走在燕南园时虔诚的企盼，希望突然有一位渊博雅致、银发满头的黑衣老人从矮墙的那一头给我递过来一朵白色的笑话，也记得第一次听季羡林老先生讲座前那激动、不安的心情。甚至是燕园最荒凉的景物在我眼中也光彩照人。一次在一体踢球，站在寸草不生的足球场上，只觉得黄茫茫一片：北风乍起，尘沙漫天。有着朴素古典风格的体育馆便宛若古城堡，这竟使我想起大好男儿碎首黄尘，燕然勒功的古战场来。觉得这燕赵北国的足球场，若芳草羞羞，反而秀气了。

一封给友人的信中，我这样写道：“但我更愿意往未名湖再北去。这儿只有几座教师的住宅，僻静得很。冬日的晚上，更是人迹罕至，实在是遣怀的好所在。”

就我足迹所及，北京之风大，以燕园为最，燕园之风大，又以此地为最。这儿湖多，树多；风起时，无沉沙之苦，水瘦山寒，却使人有易水之愁。查查地图，荆轲别燕太子丹的易县，竟就在京城附近，临风怀想，顿起思古之幽情。

燕赵古多慷慨悲歌之士，见过这里的长风、古木及郊外大片大片一望无垠的平原，当知此言不虚。这样的环境是会使人平添一股豪气的。”

就是在这样的一种诗意的笼罩下，我的大一徜徉于校园与书店之间。听着一个一个精彩与不精彩的讲座，读着一本一本关于文学和历史的书，我发现数学与我越

来越隔阂。学期末的成绩着实令我在风中徘徊了许久。

之后便是大二、大三了，之后便很少有这样的闲情逸致了。诚如一位学兄所写的：“世事洞明皆高数，人情练达即分析。”为了人生的责任，我不能不舍弃一些美好的事物。只是偶然在车筐中发现一片金黄的银杏落叶，或是偷闲中捧起一本唐诗集时，我的心中才重新涌动起这肆虐的纵横四野，并吞八方的气势。

这天晚上的风竟也这么大，冥冥之中似乎在暗示着我什么！我理了一下思绪，好像三年的记忆竟多与风有关。三年多的纷繁人事，便如同风中的落叶，那般随意，那般飘忽不定；待其落地之后，才觉得它在风中的每一下飘动都和落点有关：或水洼，或花丛，或横卧当道，就由它从枝头到地上的一段过程中千百外力的影响决定，其间任何一个偶然的因素都可以改变其整条轨迹。

人生不亦脆弱如斯！回首往事，我不禁喟然长叹。

刚刚逝去的大四上半学期是纷乱而骚动不安的。我们毕业生中相当一部分同学的命运就在这个金秋被决定下来了。于是我自己，回首这十几天的事则是恍然如梦。开始，曾有一个去新加坡国大的机会，因为一念之差放弃了；后来又联系到北航读研，终于因为时间等因素，而转到了现在的成都计算所。其间变化的端倪，当时实在难能看清；而一系列极其偶然的因素却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一念之差，一刻精神状态不佳，某个似乎远离你的人事变动，就有可能改变你的整个人生轨迹。

而今回想：若是起初敢于破釜沉舟舍弃保研，力争出国，现在便坐等国大的 offer 了；或者联系好北航后，办手续及时些，或者其研究生院不至于如此顽固不通融；又或者导师一念之仁为之说项，我便留在北航读知识库了。

然而，一切的假设都没有成立，我最后却终于跑到了成都学人工智能去了。是福是祸，固不可知，其中变化，却耐人寻味。

新加坡、北京、成都：我今后三年的起点，就由着这样难测的微因素选择、维系着；我一生的专业便在关键的 12 小时之内决定了下来，人生是何其脆弱啊！

我相信，这几十天如果重新来过，事情又会是完全不同的另一番情形了；这几十天的变化便宛如一个无法有确切结果的随机过程，向我展示了人生的种种可能。

多少神秘莫测的力量冥冥之中在左右着我们，这令

人敬畏的命运，这主宰千百万人的神灵！

我伫立在风中，无语凝噎。天地逆旅，人生过旁；岁月峥嵘，世事沧桑。三年之后，我不知又将去向何处；几十年后，更不知身处何方。但我最可宝贵的四年青春却已抛洒在了这座美丽的校园。即使一切往事都将淡忘，我知道自己一定还会常常想起这故都的秋来，当金黄的银杏树叶在燕园的风中飘落的时候。

一只海绵的自我修养

文 / 张一甲

1

六月份的北京有很多突如其来的雨。



大雨慷慨，学弟妹们晒着毕业照和视频，多少带出了去年毕业那股子潮乎乎的气味。

去年此时的我简直狼狈。整个大四下学期的白天都献给了公司从 3 月开始的管培计划，而大三已把大部分时间都花在跨专业蹭课和实习的我，毕业季变得负债累累：除了上班，还有 6 门毫不轻松的硬课。这 6 门课连同毕业论文一起填满了我可怜的晚上时间。六月最后一周，连着 40 个小时不睡觉，一杯接一杯的黑咖啡，撑过了可能是我人生中最后三场的数学专业考试。我终于艰难毕业。

从北大数院艰难毕业的我，执意要做与文化创意有关的事情，便一意孤行去了一家外资的 4A 广告公司。这份工作像一个放在跷跷板上的皮球，一头连着商业与市场，一头连着创新与艺术，为了游戏得以继续，哪边都怠慢不得。

有句话说，Advertising is the rock' n' roll of the business world. 大概是类似的感觉鼓舞了太多人，这一年，我见到了无数鲜衣怒马、热情喷薄的青春，正如美剧《广告狂人》和《疯人疯语》里的那样，他们不知疲惫，振臂高呼，飞来走去，过着“越糟糕越精彩”的生活，躁起来，过把瘾，把年轻的骄傲与赌注大把大把撒向广告人的狂欢世界，带着商业的镣铐起着艺术的舞蹈——而我也终于成为其中一员。在工作之外，我还和好朋友一起做着一个小电影工作室，与形形色色的人谈片子、深夜憋足了劲写片子、风雨无阻地拍片子，享受着颇具快感的创作和自由。

就这么两边折腾着，忙的时候像一只昏昏欲睡的陀螺被事务抽得团团转，闲的时候悠哉悠哉淹没在电影书本的海洋里任尔东西南北风，一年的时间快得如同一场从去年 6 月一直下到今年的倾盆大雨。

2

Ella 是我公司的客户群总监。

在外资广告公司，几乎没有办公室政治，人人以才华论英雄，加之我自命不凡的小调调，刚入职的时候既锋利又蛮横，常常理不直气壮。入职第一个月内，我就成功地被 Ella 训了好几次。Ella 每一次的打击都让我脸上发烧，接着就是不得不面对的苦到深处人艰不拆的将功补过，但最气人的是她永远是对的。

当然，Ella 对我的打击和抚慰总是打包来。入职第一周，就让我做比稿提案的主讲人，入职半年内，这样的机会有了四次。比稿提案主讲人破格给一个初级职位的人，公司还从来没有先例。后来有一次 Ella 单独约我吃饭。Ella 说，说实话你和我当年很像，你连笨手笨脚的模样都和我当年很像，你有那股劲儿，头顶小太阳，你的小宇宙很能感染人，甚至我都羡慕你的灵气和天资，但是，就目前的你而言，你就应该做一只小海绵，别管自己有理没理，你就去吸收，什么都吸收，吸进去，不好的吐出来，吸进去，再吐出来。至少吐这么两年，你才能真正学到东西。

School of Mathematical Sciences / 心桥

两年还没到，但我已经相信她是对的。蜕变的过程几乎是难堪的（以至于我常默念“厚得脸中脸，方为人上人”），但在她一次又一次全情投入的打击和打击之后的抚慰之下，我开始学会淡化我拥有的东西在心里的地位，开始学会把自己的棱角交付出去，把小调调镇压掉，把心底敞开。渐渐地，我学会了从说话到做事都逐渐考究起来。

3

而在此之前，我总是毫不惭愧地说自己是一个纯种理科女。

十年的数学竞赛磨砺，加上四年北大数院寒窗苦，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被培养起了一座被数学方法论宠坏的世界观。数学带给了我们一种自由，是超脱于现实的近似和误差的自由，也是摆脱人类情感束缚的自由。我们用这种自由，设计符号和公式，建立概念和理论，简化和领悟经验世界，改造成干净漂亮的世界图像，达到均衡与美观。一从这个角度看，艺术与数学简直如出一辙。真实世界摆在那里，数学家造起了公理大厦，艺术家创造出了作品，可不都是一种美的抽象么？很可惜，真实的创意工作并不浪漫。抬头嗅着艺术的浪漫香水味，低头做着六神花露水的活儿。创意工作本身是对现实的直面和解读：从自己的心智模式里走出来，洞察他人的想法，笨拙地归纳总结，然后苦思冥想、反反复复、推倒重来。好创意的诞生无法一蹴而就，其过程非常艰难，包含很多枯燥功课。过去很多灵光一现“拍脑门”的做法需要改，过去像一个数学家一般自诩的“我从不记东西，我理解东西”的习惯也需要改。

信息海啸的世界里，你的作品凭什么可以破雾走来，沉淀在人们心中？除非你跋山涉水，抽丝剥茧，这过程又要权衡各方利弊，路途遥远，何止九九八十一关。

4

工作之后，我被问过无数次，过去的数学对现在的工作有用吗？

有用当然是毋庸置疑的。我一度总是熟练地回答，用处大抵在于数学带给我的逻辑思维和理解能力。但真实远非如此。一个一个因为灵感枯竭跪在椅子上与自我狠狠较劲的深夜，百出的状况反复挑战着我过去的理解。事实是，思维只代表着处理问题的开始，好的创意无法落地，就无法形成可摸可见的价值，就没有人有理由去为之买单。

思维不能解决任何问题，无论在任何时代，谁也不比谁傻多少，你永远不可能靠思维战胜对手，哪怕是近期红得发紫的“互联网思维”也不行。打动人心更是一件比演算数学题难上百倍的事，打动一次可以，想总能打动人心，除非你是心脏起搏器。

但我依然笃信，凡有所学，皆成性格。

如果说过去所学真的有用，那是因为思考创意和思考数学很像：熬夜是不够的，还要拼命保证熬夜的时候头脑也极度清醒；灵感是不够的，灵感突突蹦出的时候还要拼命保证一根准确的逻辑线；拼脑力是不够的，走到最后都拼的是体力和决心。选择现在这条路，我不是没有质疑过自己。但意志力无非就是两件事：别回头，别低头。人在关口上往往是不计对错的骄傲姿态在起着作用，支撑着我相信这条路是对的。

我常开玩笑说“艺术最终属于放弃治疗的人”。的确，习惯了数学的线性思维，用于今日的创意挖掘，要经历漫长而艰难的“破”和“立”的过程。就像里克尔说过的一句话：哪有什么胜利可言，挺住意味着一切。或者做到极致，或者彻底不干，没有中间道路，做不到游刃有余。

5

好的作品是一件值得用一生追求的功课。

很多压力倍至如临大敌的时刻，我时常想起数院生活的点点滴滴。我想念有很多蚊子和浓浓花露水味却永远一座难求的本科生阅览室，想念凌晨两点从理科一号楼梦游般晃悠回宿舍的一路月光，想念为了一道题的理解不同而和室友争执辩论两不相让的面红耳赤，而尤其想念那些埋头于厚厚的砖头书本、感觉自己仿佛正与那些人类历

史上最聪明的头脑对话的孤独漫长的夜晚。

那一个个夜晚构建起我少有的理性：认清自己的价值，不在于你发光发热的时候对自己的评估，而恰恰在于你迷茫无措时候，对自己的清醒判断和坚持。我的一个朋友说，人会死两次，第一次是你停止呼吸的时候，第二次是世界上最后一个记得你的人停止呼吸的时候。我认识的大部分北大同学，无论嘴上如何言说，内心深处都有一种希望永远没有如上所说的第二次死亡的欲望。

电视人陈虻说，你必须退让的时候，就必须退让。但在你必须选择机会前进的时候，必须前进。这是一种火候的拿捏，需要对自己的终极目标非常清醒，非常冷静，对支撑这种目标的理念非常清醒，非常冷静。你非常清楚地知道你的靶子在哪儿，退到一环，甚至脱靶都没有关系。环境需要你脱靶的时候，你可以脱靶，这是运作的策略；但你不能失去自己的目标，那是堕落。不要堕落。不要堕落，我常常用来和自己说。堕落并不一定意味着人生开始走下坡路，“不要堕落”告诫我们不要仅仅满足于眼前自给自足的日子。我们还有太多事情没有做完。

我今天虽然步入了职场，虽然工作大抵顺利，与同事相处和睦，没耽误升职加薪，但我还是一只小海绵，还没到沉浸于柴米油盐酱醋茶的安稳日子的状态，也依然没到走出全情投入求学问道阶段的年纪。学生时代的那股“劲儿”，不能遗忘也不能失去。得继续头顶小太阳，不忘初心，即使没有始终。

注：张一甲，2009 年于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本科毕业，现在 4A 级广告公司就



谁叫我曾名为数学

文 / 杨光

前言：晚上参加了特别数学讲座，在会上，李忠老师的观点是：“‘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拿破仑这么说是因为他已经是将军了，而士兵却不会那么说——士兵不必那么急功近利。咱们学生也是一样，也不能说‘不想得菲尔兹奖的学生不是好学生。’真正重要的，是你们能为了自己的理想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昔日龌龊不足^嘲

2001年1月9日，下午。

踏着新世纪的第一场雪，我走进图书馆，在一层大厅书目检索处碰到了我们级的牛人乔帮主。她说常微成绩出来了，我说嗯我也是刚查到。她问我考了多少，我说我一定没你多。她笑了：“你要是说一定比我少，这句话还有问题；你要是说一定没我多，那我信——我得了100。”我也笑了：“既然这样，那我就不妨告诉你吧，不过你可千万要挺住，别被我吓坏了。我得了63分——是我们屋的最高分。”（那个时候，还是6个人住一间寝室的。）

乔帮主看着我，哭笑不得，她问我对此有什么想法。我抬起右手，冲上指了指，说我现在想法有关生存的严肃意义，那就是，我现在必须赶快上楼去自习了，因为明天考数分——你们这些牛人人是不会体会到我们这些期中只考了三十来分的破落户的无奈心情的。

准确的说，是三十三分。以往的学院似乎有这样的惯例，数分三的期中试卷总是难到了一定水平（只不过近两年不是这样了），经常一个班会挂掉一半的学生。在此如此惨淡的历史背景下，我们319集体折戟沉沙，甚至六个人的总分只有215分。大家可能听过“开方乘10”的说法，意思是如果能考到36分便可以及格了。若如此，六个人加在一起是需要216分，恰恰比我们的实际成绩多一分。所以我们连以此为笑话来安慰自己的机会都没有。期末的试卷倒是风平浪静，大家有惊无险地度过了，不过心情总有些异样。当时正值分系，原来的行政班在最后一科考试结束的当晚搞了个散伙party。在会上，对于“现在（指新年）大家（在门口）者口挂什么呀”的谜语，大家高喊的不是“灯笼”，而是“数分”。

那个时候，对于学数学，无论是信心还是兴趣都降至最低点，根本无从谈起。至少我是这样。

画图省识春风面

记得平婧在上一期《心桥》里写：“我想，我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重新喜欢上数学的。虽然——一直到现在，我都不能轻松的应付考试，拿到漂亮的成绩。可是我喜欢，这就是另外一回事。”

我真的很羡慕她，羡慕她在那么早的时候就能够这样想。当她在大一就可以肆意地享受数学的时候，我的大一（包括大二上）都在为学得这么烂的课程到底能给自己带来什么乐趣而苦恼。嗯，也许并不是苦恼，而是疑惑。

我总是想不通：课程总也学不明白，作业总也做不出，狼狈地应付考试，得到一个更加狼狈的成绩，这样的学习开心吗？这样的我有什么资格说自己喜欢数学呢？这样，我又为什么要喜欢数学呢？

还好当时分系了。感谢概率，真的要感谢概率。自从概率横空出世，我便不会担心自己没有学习的兴趣了，对它的研究甚至拓展到了校园里的各个地方。那个时候我们会在寝室里研究如何分赌金，会在图书馆掷硬币投色子，会在理教分汽车和羊，我还会在学五研究一勺牛肉丝的分量服从什么样的正态分布，会指着课本笑骂“你们家的蜘蛛和苍蝇才在两个位置间随机游动呢”，会在日记里写下：“李白也笑了，他比概率论的创立还要早的提出了‘常返’的概念，还是赌徒 $\frac{1}{2}$ 的模型——‘千金散尽还复来’。”我们还说既然老鼠一定能敲出《莎士比亚全集》，那么初恋失败真的是一种数学必然性了。

是三年前，弥漫在校园中的丁香花的味道打破了我的闭塞。现在翻看我的复变书，在第26页上，内容是关于连通性，

School of Mathematical Sciences / 心桥

还用铅笔记着这句话：“学不好，但不能说就不喜欢！”那是坐在文史楼里听课，突然感到莫名的开心——或者说一下子开窍了，复变书上的铅笔字便是当时豁然开朗的心情的]如实写照吧。那几天正巧看到了《青年文摘》上的一篇文章，题为《你真的那么喜欢化学吗？》。我应该是以一种十分激动的心情读完那篇文章的，因为在阅读的时候，我偷偷地把化学改为了数学。

而我们的文化节也碰巧在那时开始准备。在会上学习部部长林海智一直强调的，就是“数学文化”。他说，我们是学数学的，但那并不意味着我们要做通那几本几米多维奇，并不意味着当外系的人来问我们问题时我们总能轻松的解决，但至少，我们要真正喜好数学，要能玩味数学文化，要能在谈及数学时心跳加快热血沸腾。

这东西听起来很玄很空很泛，但是当时坐在台下，我确是听得心跳加快热血沸腾：选择了数学是幸福的，此前一年半的抑郁也是值得的。生物系有个老师对他的学生说，如果你们到了大三看到分子双螺旋结构还不会激动的话，那么你们转系吧。我还想起了另一句话：“试想，如果我也可以这样，在研究什么题目十几年之后还能为它而兴奋得满脸通红，忘乎所以，那我的专业一定就选对了。”



复恐匆匆说不尽

You don't need to be that great. All the mathematicians realize their love for the mathematics, a math date, and something can happen.

——Palis

很凑巧，概率论的中期考我的分数是 65，这恰好是概率班的均值。事后我一个在光华的老乡告诉我，他们系有个同学来选修概率论，也得了 65。我摇了摇头，赌气的说：“只有你们学经济的才会整天斤斤计较于我得到了什么呀，我考了多少分呀这类小事，我们学数学的只是在享受数学而已。”正是因为我们只是在享受，所以 We don't need to be that great。

其实，我经常会问自己——尤其是在学数学最压抑的时候——当初为什么在高考报志愿的时候选择了数学。

嗯，高中的时候最喜欢的科目毕竟是数学吧。然而这样想就有一个问题变得尖锐起来：过去我们所谓的“喜欢数学是不是只是因为我们能把这门课学得很好，是虚荣心让我们喜欢它？说到底，也许有些时候，大家以前喜欢的，只是‘喜欢数学’所产生的成就感吧。”

罗素说得好，数学就像是斯宾诺沙的上帝，不会用爱来回报我们对它的热爱。当然这非常正常，上帝如此，数学如此，人也是如此。好在我们在生活中已经明白了很多道理，当我们喜欢一个人的时候，他（她）不喜欢我并不能阻止我喜欢他（她）。这个时候，无所谓回报，更不必谈成就感。大三上数模课的时候，王鸣老师就建议我们去“玩”数学，就像看电影、看小说、听音乐一样，去看待学习这件事情。

因为喜欢本身，不是那么严肃的事情。我想我终于是懂了，对我而言，数学更多的是欣赏的成分，既然与成绩关系不大，那么与出国或者保研更没有太密切的关系。

至于能做出来一些什么，谁也说不准。当“something can happen”的时候，也许我们自己都意识不到——因为那时我们已陶醉在欣赏本身。

说到这儿，我的文字可以结尾了。居然和给上一期《心桥》投稿时一样，我又为了一个结尾而写了一篇文章（大概我只有在这一点，能够学小仲马）。因为寒假的时候，我在武侠版看了一篇帖子，里面写道：刘正风和曲洋合奏了一曲后死在了知己和杀手的面前，拉着《凤求凰》的莫大根本不在乎谁是衡山派的第一，而君子剑和林平之还在处心积虑的找剑谱——正如新的年级第一笑眯眯的问作者“这次数学你又考了多少分”。

你又考了多少分？我又考了多少分？考了多少分？

沧海笑，滔滔两岸潮，浮沉随浪记今朝；苍天笑，纷纷世上潮，谁负谁胜出天知晓……

——其实，那不是剑谱啊，那不过是曲谱，名字叫做《笑傲江湖》。

一封信

文 / 马翔

老蔫：

你好！

上午刚到教室，齐欣就递给我一封信，是你写来的。一个我很喜欢的意外。拆开信慢慢读，像在嚼一粒怪味豆，有点涩，可余味很好。

上课的地方在一教，一座旧旧的灰色老楼。屋里倒是很宽敞，疏疏朗朗十来个人，舒舒服服地各据一方。墙和树木的阴影投射在屋子里，有种很清静的气味。但光线还好，并不压抑。讲课的是姜伯驹老先生，头发已全白，镜片上一圈圈的深不可测，实际上倒是个有点孩子气的老头。姜还真是老的辣，课讲得清清楚楚，毫不含糊，精神好得让我们年轻人羡慕。老教师中可爱的还有张筑生先生，总是穿件蓝灰色粗布工作服，清贫憨拙如一小学教师。不知为什么他左手袖管空了，板书时只好用肘部拄着课本，很费力：他又对粉尘过敏，因此只好用湿抹布擦黑板，头一次上微分拓扑课时竟看得我心酸，过后又后悔没像姚健钢那样去帮着擦。可张老师没觉得有什么，他发愁的只是黑板太小，想找一个有大黑板的教室，可惜在教务处碰了钉子。他很为难地与我们商量，听我们提议去占教室时，又连忙说：哎呀，这样不行。你们不知道我去找教务处换个教室有多难！一副老实怕事的样子。我笑了，说：“您太老实了！”这样的老人又是多么容易满足，我们不过是终于商量定了新的时间、地点，他像是了了一桩大心事，竟兴冲冲地给我们闲谈起镜片上那些圈圈的光学成因来，很自得的样子，又引得我们笑也说不清笑的是什么。

下了课，我们差不多是最后一批离开一教的，跟着那儿就要锁门。得赶着去食堂，再迟就只能享受白菜豆腐了。蹬着单车在人流中挤到楼门口，与熟人点头招呼，好歹吃上饭了，看着人来人往，又有点迷糊，有点荒凉的感觉。园子固然很大，可要是没人，也就算不了什么。就说说认识的人吧。本届院里共招硕士研究生 58 人，其中男士 47 人聚居于 46 楼二单元二楼，我认识大概有二十号。头一次班会，本想趁机多认识几个人的，不料第一个人站起来自我介绍时，竟期期艾艾语不成声。他急，我们急班主任也急啊，连忙提示说：“什么地方人，哪个学校来的，什么专业……”这下可好，大伙儿一个个站了起来，或迅猛或迟缓地报出以上三项，没等别人听清楚名字看清脸又坐了下去，整个儿成了查户口。唯一表现了一下的大概就只有一个，“嘭”地一下站起来，把大伙儿吓了一跳后又哈哈大笑，为整个沉闷的过程添上了一点醒目的亮色。

同舍三人。齐欣你是知道的，憨态可掬，惟一让人烦心的地方是喜欢在闲谈中追问许多细节。一段标准的问答如下：

“你刚才……到哪儿去啦？”

“哦，我到一个同学那儿去坐了一会。”

“哪个同学啊？”

“哦，是我高中时的同学，先我一年到这儿的经济研究中心。”

“你们（迟疑）……都聊了些什么？”

“哦，随便聊聊，关于经济啊什么的。”

“你那同学……是哪儿来的？”

“哦，……”

你可能要把这理解为对于生活细节的衷心热爱，表现了一种自足的趣味。但他提问时的平淡声调和问过即忘的

能力将让你的这个解释烦恼不已。

另两个人一个姓刘，一个姓宁。刘的目光很怪，从不打量一下别人，偶尔忽闪一下，又马上顺下眼去，让人疑心他在看着前方的什么虚无之物。不过他羞涩的笑容和随和的脾气大大缓和了这个缺点，口头禅是“乐疯了”，一般这么说时他都很开心，笑得很灿烂，嘴角弯得特别高，特可爱。宁的笑不一样，有酒窝，眼里闪着一丝狡猾。他是属于那种“玉树临风”型的，胳膊稍微长了点，不太自然，挥动起来像机械臂。除此之外则很潇洒，可以想象一位风度翩翩的中年学者。他们俩最喜欢凑在一起讨论数学讲义或习题或自己想出来的任何问题，我一般都插不进嘴，只有洗耳恭听的份，为此心里怪不好受的。常常下决心要从明天起刻苦攻读，争取早日参与平等对话。

想起当年我们在中科大时，校园里真清静。学生面目大都相似，要找个特别点儿的、有见识的人聊聊还真不容易。我们俩平时也是以“君子之交淡如水”的方式相处。北京不一样，人尖儿都往这涌，北大里更有机会结识各色人等。有一次，我在电话机上捡到一张IC卡，隔天就见人贴出了寻卡启事。我找去之后，意外地发现是中文系的宿舍。虽然证明我捡到的并不是他丢的卡，可也就此认识了中文系的朋友，还聊得蛮投机。另一次又路遇这位朋友，他正替一位校园诗人张罗着义卖诗集，叫我过去坐坐，并介绍我认识了那位诗人。老实说，我挺怵“诗人”、“画家”之类近于“名流”的角色。当时在那儿没多说什么，只顾埋头看那本诗集。旁边的录音机太吵，不大读得进。偏巧这位诗人朋友在那儿说什么某人不配读他的诗，显得很作态，当即引起我的反感，不过也只克制着说了一句“何必呢？”就走了。回来再读，发现这人的诗还真有可欣赏之处，可惜还没有机会再对他说。

在这还没怎么出去玩过。9月27日和一位朋友跑了一趟菜市口，寻访了一下法源寺。这寺有什么来头？呵，这可说来话长。它建于一千多年前的唐贞观年间，初号“悯忠”，是收葬远征高丽的军丁遗骨的地方，据说明末时袁崇焕被杀后也收葬于此（京城东南现尚有袁督师庙）。到了清末，康有为、谭嗣同等又与这寺庙有一番往事，后被李敖写成小说《北京法源寺》，颇受一些人好评。今年正逢戊戌变法百年纪念，9月28日又是六君子在菜市口喋血的日子，意义当然非同凡响了。这之前，我又已读过姜鸣、高阳、张建伟诸位先生的大作，知道戊戌变法的真相远比中学历史书中所说的复杂，就更添了一番乐趣。可惜我来回踩了三个钟头单车，在那并没看到什么。法源寺已成为中国佛学院所在地，那里有不少和尚。我们转了几圈，看了寺院的石碑、格局，甚至还有他们宣扬佛法的墙报，但并没有什么可以引发思古（戊戌）之幽情。想再去南海会馆和莽苍斋遗址，朋友又不愿意了，说，那儿早成了大杂院，没什么可看的。一想，也是，又不好勉强别人同去，只好罢了。真还不如学康南海在“汗漫轩”里想象自己作汗漫游呢。

感想：胡同有味，但目前我还只能看到表面。京城太大，路太远，轻易不可再出远门。

你信中说：“我们不读数理，恐怕不太可能。”这种闲淡的口吻真叫人愉快。你的问题我会另纸解答。现在想问你一下：看了王浩著的《歌德尔》一书吗？书中特别谈到歌德尔与爱因斯坦在晚年的密切交往。那时据爱因斯坦自己说，他自己的工作不再有多大意思了，他还来研究院大楼无非是要“享受与歌德尔一起散步回家的特权。”可爱的老头！比较这样的两位大师真是有趣。

齐欣让我问候。

下次信中谈谈你的idea吧，我还真想享受与你一起讨论数理的乐趣呢。

马翔

98.10.4

此夕情无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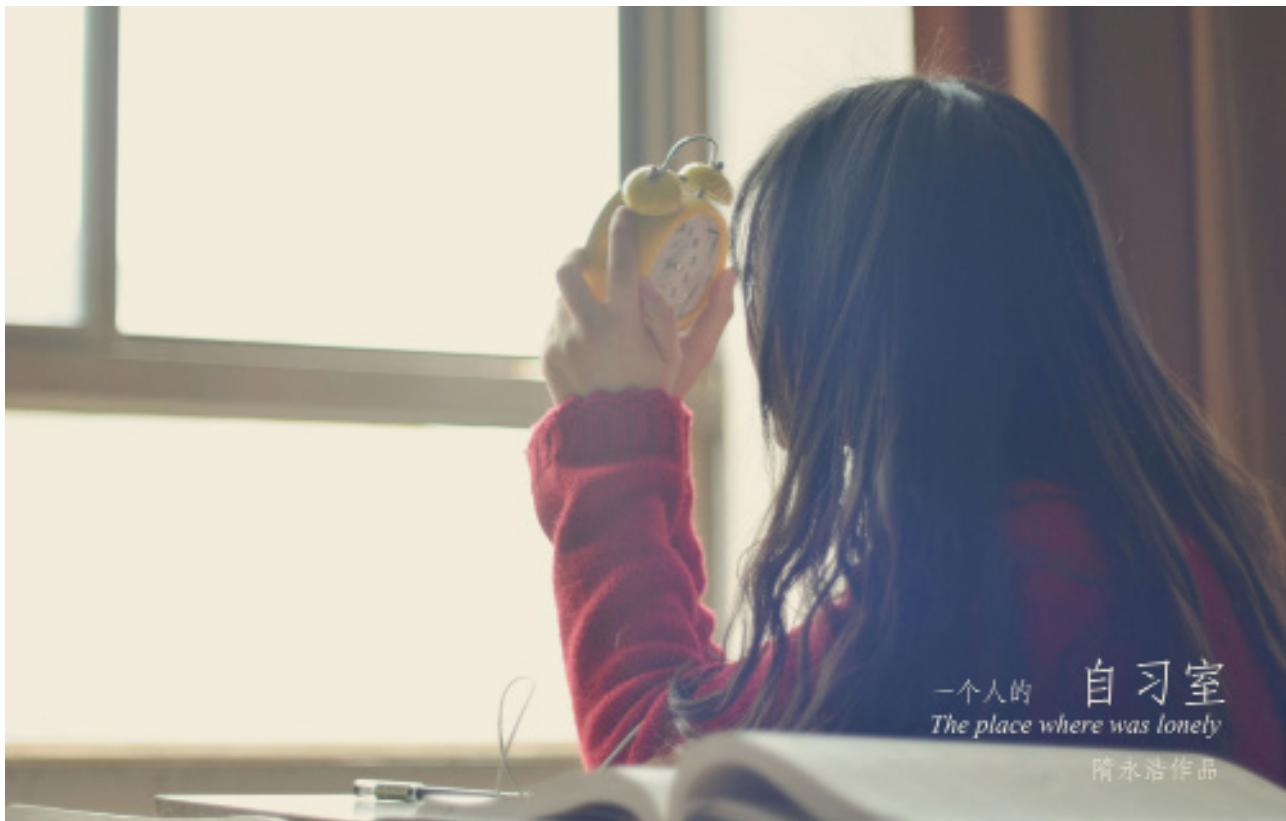


最深的牵挂在这方土地，
最牢的羁绊唤作燕园。
记忆、希望、欢愉、泪水，
烙印在这座园子的每个

故园何日归

，
个角落。





梦过燕南

作者：臧佳琪

也许，数院没有人不知道本阅；她所承载的，不止是如流水般年轻的智慧。那些面对命运时的尊严与无奈；那些仰望理想时的执著与忠诚；那些爱与被爱的重量与悲哀叠加纠结在一起，犹如一种内在的张力，又似一曲若有若无的旋律，弥漫在这片狭小的空间似乎有点压抑的空气中，成为本阅人乃至数院人的共同记忆。

当月亮在窗外东升西沉，当淡淡的雾气又一次流淌在晚秋的天空，当夕阳从对面的高楼返照，洒满每张熟悉的脸；曾经的浪奔浪流、欢笑悲忧，千翻万转，仍在讲述着属于这里的故事：

星河，灿烂；人间曾经几度是秋寒。

梦海，浩瀚；问底处天涯舞千帆。

浮生，肝胆；照得寸心醉望鬼门关。

杯酒，长安；负秃笔自把兴亡看；

四风过尽我犹在，

九地黄流有人还。

提青剑，向秦川；换一盏故事沧浪翻。

立尽，望断；斜阳对水去依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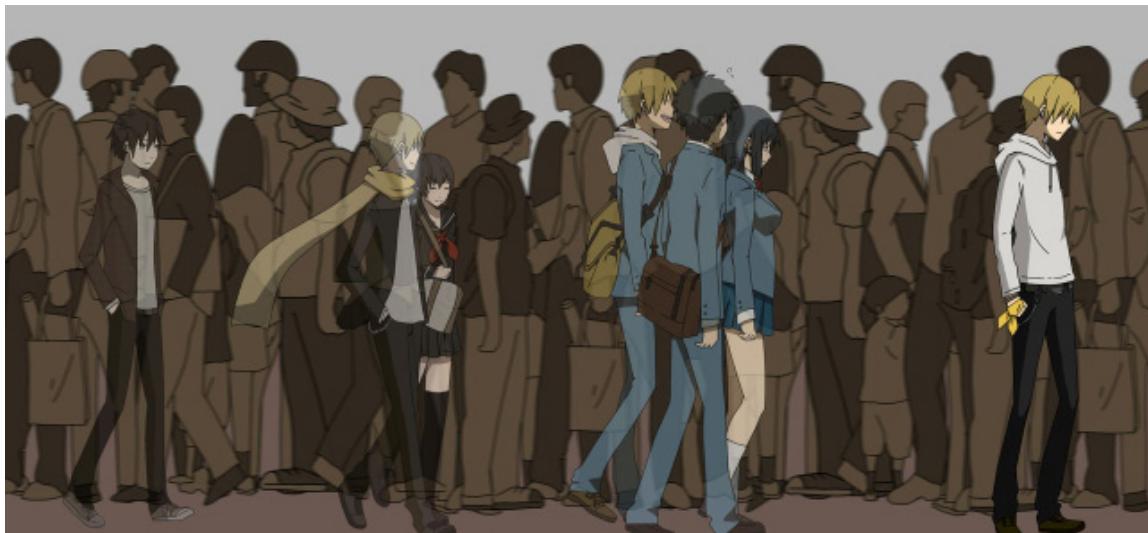
浪涌，云散；共一曲风流在尘寰。

那些夜，那些人；迎接他们来，目送他们去。那些执著的眼神，疲惫而坚定；那些不变的理想，美丽而遥远。但哪

30 怕是结局已定，也要用寸心苦志写下一笔庄严。人如流水，夜却依然，直到第一缕阳光洒向已是空空如也的房间，洒向

那超越了成功与失败的荣耀。

尘埃上，长城长；今古书剑转何方；
大风云合海山壮，把酒国殇。
醉中狂，舞风檣；狼烟诗底落萍霜；
屠狗文章对烛光，共我担当。
爝火会天地，夜空浩荡；
斗室看人间，歌风相向；



成败共一场，寸心倚仗。

愿向云起处，独立日月长。

少年事，谁能忘；

青天一梦慰玄黄。

认得沙场作故乡，亦是荣光。

有多少梦，在这里升起；有多少梦，在这里谱写诗篇；有多少梦在一个惨淡的黎明了断恩怨；有多少梦如一曲吴歌只落得对影自怜。梦里霓裳蝴蝶，梦外塞月长烟。当尘埃封存了一切，子夜一醉，薄奠。

诗一阙，

动三边；

萍水问青天。

焦桐萝径琴丝断，

夜阑望远山。

梦已残，心未远；

绝响堪谁弹。

几分素月照人间；



西风二十年。

月升星落，人聚人散；曾经的身影淡如南天的寒鸦一点。回想一起与本阁初识的人们，如今只有独看云起云落眼前。新人换旧人，浑不知一年光景漫长还是短暂，更不知还有多少这样的轮回将再次上演，只有，一种象征，一分意气，在驰骋纵横。

漠云淡天失塞北，

旧年如在风中；

悲歌吟老送秋声，

留的萧肃夜，

尽瘁立残更。

不向穷途哀薤露，

素水一剑天横；

挽来自白练作长城，

劝君一杯酒，

今古是英雄。

书院桥，已深宵。不觉间，林中散飞鸟。奈何老，梦里花落知多少。



——题记

我已经不知该怎样酝酿自己的情绪，去描绘这个抽象的，令我无法释怀的梦。

孤魂望月

人们说，孤独可以创造一个世界。或许，这个世界上所有的梦想，都源于一种孤独？孩童没有了陪伴，开始乱

合欢花开



文 / 刘宏举

学一东侧的路两旁种着合欢，入夏绽放满树粉红色的花。在这校园中我已经走过了三度花开花谢，到再次合欢花盛开的时节，我就要告别美丽的校园了。

合欢的枝叶不很茂密，错落有致地舒展在空中，细细的叶子排列得齐整自然，远望去潇洒而悦目。粉红色的花正缀在每束枝叶的梢头，如绒球一般。并不鲜艳夺目，只是静静地妆点在绿叶丛中。第一次见到这开满枝头的合欢花时，心中充满了喜悦和温馨。那时校园的一切对我都是新鲜的。我认真地去上每一次课，几乎从不迟到；我听了许多讲座。无论是关于柴可夫斯基、佛教还是中美关系。自己觉得已经长大，其实还只是离家不久的少年，对于社会、人生都没有更多的认识和思考，将来的一切也还很遥远。总要经历自己的观察、学习、思考，才会逐渐成熟起来。这里的几年大学生活，使我不再是初来时带有幻想的少年。

第二年才注意到，图书馆东门草坪的一角上立着一棵高大合欢树。晚上我常去一教，看书累了出来走走。朦朦细雨中，朵朵合欢花凋落在草坪上，高处的枝叶似乎浮动在湿润的空气里，枝头的花朵在雾雨中无声地立着。这时的我不再对校园感到新奇，我开始考虑应当专注于什么，放弃些什么，因为在北大选择和自由太多，一个人不可能“贪多务得，细大不捐一。”我平常每天十个小时以上呆在教室，学习或读书。学习中锻炼了思维、丰富了知识，我对自己有了信心。读书则开阔了视野，使我从前人的事迹和文章中汲取营养，没有什么比读书更令我充实和快乐的了。

读书一定要加以思考，“学而不思则罔”。不深思慎取而满足于浮光掠影浅尝辄止，对自己的帮助并不大。读杜南的诗，我体会到作者对于国家命运和人民疾苦的满腔关切。位卑而未敢忘忧国，有了一个大的方向，才不至于迷失在个私利的小圈子里。我寻求着自己人生的支点。

记得去年合欢花开时多雨，在雨中花朵飘落在草里或是路上，如沉睡一般合拢了，然后枯萎或碾作尘土，使我想起那句“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已临近毕业，我有些遗憾，我没有更多去了解校园外的世界，不知道什么样的单位更适于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我行路太少。但北大四年给了我的知识和能力，我不乏前行的信心和勇气。路漫漫其修远兮，我还可以去经历，去探索。我还年轻。

去年暑假回校时是深夜，我有些狼狈地在大雨中走进南门。柔和的路灯光下一条水溶溶的大道铺向远处，路旁的合欢花树屹立在风雨中，像和蔼的老人。我的心情变得宁静而恬然，我回到了这校园。几年校园生活，使我对这里产生了深深的依恋之情。靠这里的老师同学，这里的环境氛围，我才能留下了几年踏踏实迈进的脚步，才能丰富和充实着自己的心灵。

要离开了，校园里的一草一木都令我感到亲切，这绿树红楼，湖光塔影将永远萦绕在我心头。“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但愿许多年以后再回首时我能无愧于这北大校园，也愿大家都能珍惜校园里这几年光阴。

不久，合欢花又会象往年一般盛开在枝头，我却要告别这美丽的校园了。

(原文刊于第1期)

流水奠

—— 谨献给所有本阅的人与本阅的歌

文 / 张原

也许，数院没有人不知道本阅；她所承载的，
不止是如流水般年轻的智慧。那些面对命运时的尊
严与无奈；那些仰望理想时的执著与忠诚；那些爱
与被爱的重量与悲哀叠加纠结在一起，犹如一种内
在的张力，又似一曲若有若无的旋律，弥漫在这片
狭小的空间似乎有点压抑的空气中，成为本阅人乃
至数院人的共同记忆。

当月亮在窗外东升西沉，当淡淡的雾气又一次
流淌在晚秋的天空，当夕阳从对面的高楼返照，洒
满每张熟悉的脸；曾经的浪奔浪流、欢笑悲忧，千
翻万转，仍在讲述着属于这里的故事：

星河，灿烂；人间曾经几度是秋寒。
梦海，浩瀚；问底处天涯舞千帆。
浮生，肝胆；照得寸心醉望鬼门关。
杯酒，长安；负秃笔自把兴亡看；
四风过尽我犹在，
九地黄流有人还。
提青剑，向秦川；换一盏故事沧浪翻。
立尽，望断；斜阳对水去依然。
浪涌，云散；共一曲风流在尘寰。

那些夜，那些人；迎接他们来，目送他们去。
那些执著的眼神，疲惫而坚定；那些不变的理想，
美丽而遥远。但哪怕是结局已定，也要用寸心苦志
写下一笔庄严。人如流水，夜却依然，直到第一缕
阳光洒向已是空空如也的房间，洒向那超越了成功
与失败的荣耀。

尘埃上，长城长；今古书剑转何方；
大风云合海山壮，把酒国殇。
醉中狂，舞风檣；狼烟诗底落萍霜；
屠狗文章对烛光，共我担当。
燭火会天地，夜空浩荡；
斗室看人间，歌风相向；
成败共一场，寸心倚仗。
愿向云起处，独立日月长。
少年事，谁能忘；

青天一梦慰玄黄。
认得沙场作故乡，亦是荣光。

有多少梦，在这里升起；有多少梦，在这里
谱写诗篇；有多少梦在一个惨淡的黎明了断恩怨；
有多少梦如一曲吴歌只落得对影自怜。梦里霓裳蝴蝶，
梦外塞月长烟。当尘埃封存了一切，子夜一醉，
薄奠。

诗一阙，
动三边；
萍水问青天。
焦桐萝径琴丝断，
夜阑望远山。
梦已残，心未远；
绝响堪谁弹。
几分素月照人间；
西风二十年。

月升星落，人聚人散；曾经的身影淡如南天的
寒鸦一点。回想一起与本阅初识的人们，如今只有
独看云起云落眼前。新人换旧人，浑不知一年光景
漫长还是短暂，更不知还有多少这样的轮回将再次
上演，只有，一种象征，一分意气，在驰骋纵横。

漠云淡天失塞北，
旧年如在风中；
悲歌吟老送秋声，
留的萧肃夜，
尽瘁立残更。
不向穷途哀薤露，
素水一剑天横；
挽来白练作长城，
劝君一杯酒，
今古是英雄。

(原文刊于第33期)

北大一日

文 / 秋佳宁

来到北大已 N 月，火样热情未冷却，只是兜里钱见少，要节约；
时光匆匆东逝去，北大生活有规律，我来对你说一说，比较有趣。

一觉醒来七点半，急忙起身去洗漱，拿起书包向外冲，去吃饭；
抢座就像上前线，男生女生齐参战，忽见座上一个包，座已占。

同学大都很疲倦，前排后排倒一片，惟独一人睡不着，唉，失恋；
上午课程终讲完，急忙拿碗去吃饭，抢饭简直累死入，锻炼。

中午时间睡一觉，忽听有人把门敲，飞身下床去开门，推销；
铃声响后才开门，看见老师直愣神，找座坐下眼皮沉，还困。

不知老师讲的啥，因为不懂他的话，抬头一看也难怪，土家话；
上完数分上高代，解题就像把谜猜，上课实在伤脑筋，无奈。

终于上完今天课，急奔三教去占座，否则不能上自习，没错；
吃着晚饭去找座，为学不顾把肚饿，但见黑板两大字，“有课”。

未名湖上坐一坐，花前月下情侣多，没有女孩属于我，上火；
没有办法回宿舍，看到室友在寻乐，找到大伙聊一聊，不错。

上完自习去锻炼，有人仍在把书看，一气跑了 3000 米，喘，喘；
忽见楼道人一片，七八个人把队站，定睛一看在练啥，太极拳。

运动之后嘴发干，想找东西把肚填，直奔邻室同乡处，吃面；
同室好友真能侃，电话打到 2 点半，二人世界多甜蜜，“讨厌！”

楼长工作太绝情，11 点准时把电停，忽见一人自习去，真行；
还是早点爬上床，十五分钟入梦乡，心里总是不舒服：还得起床。

北大一日已过完，有苦有乐也有甜，转眼已过一学期，再见明年；
大家来自海角天边，相遇于此是份缘，希望大家常珍惜，如愿。



(原文刊于第 17 期)



二十年时光或许吹熄了生命的烛焰，却擦不去弟子的回忆与思念。

无尽追思随恩师同去，先生的教诲风骨长铭心中。

5余同是识翁人，
惟有西湖波底月。



星陨

——怀念程民德先生

十二月三日，是吴文达先生的生日，本应是程民德先生与他相约欢聚的日子，然而这是一次怎样的见面哪！就在此一周前，程先生走完了最后的生命历程，而程先生的遗体告别仪式恰恰在这一天进行。“四十六年往事，逐到心头”，此时此刻，任何言语也无法表达老先生痛失良师诤友的遗憾与悲痛，劝慰无法使人从哀惋之中得到解脱。这突如其来的无情的恶魔，只留下了无尽的哀思与伤痛。

张树成老先生，回忆当年程先生曾投笔从戎。不禁令人敬而神往，想当年日寇东来，长城内外烽烟狼藉，先生以一介书生，毅然投身于金戈铁马，欲以一腔热血，一颗拳拳眷眷之心，拯救国家民众于水火。书生意气，挥斥方遒。

以后经年，先生赴普林斯顿以二载完成数篇高水平论文，获得博士学位，更在最著名的《数学周刊》上崭露光芒。而当四九年新中国甫立，先生毅然回国。遥想先生当年意气风发，胸怀报国凌云之志，与诸位老先生们创一代之风流，是何等之气魄！

在人鬼不分的年代，先生也曾被冲击，经历长达七年之久的隔离审查，在江西干校度过劳动生活。然先生追求依旧，信念不改，对数学充满了激情。此后，先生虽已花甲，而愈老弥坚，仍以极大热情投身于数学、科研与组织领导工作。绘宏伟之蓝图，现一时之新气象，为数学的发展倾注了全部心血，成绩斐然。

先生从来关心学生后辈，支持不遗余力，有求必应，其宽厚关爱，虽是几十年前之旧事，仍令当年的后生们唏嘘不已。而今天的学子，若有幸能到先生的书房，聆听先生的教诲，亦觉三生有幸。那是一间陋室，极其简单的家具，略显凌乱的书桌边放着一架小黑白电视，却有着震撼

心灵的魔力。先生的书房不大，给人印象最深的莫过于那几橱满满的书柜。而步入房门的刹那，不禁觉得是来到一个与世俗隔绝的清雅之所，到了这里，但觉心神俱醉，无丝竹之乱耳，无凡俗之劳心，可谓鸢飞戾天者，望峰息心，经纶世务者，窥谷忘反。先生目光如炬，充满慈爱与温暖，令人如坐春风。

当再次步入先生书房，迎面先生喜爱的转椅，空空的，心中怅然若失，恍然如梦，唯有墙上那张画像中，先生慈爱的目光依然那样安详地望着，望着……

程先生，安息吧！

(作者为程先生的博士生)



追忆张筑生教授

(原名：追忆我们的张老师)



文 / 倪忆

明年张老师不会再开微分拓扑课了。

他也不会再参加冬令营，尽管从第一届开始他就是主试委员会成员。

IMO 的国家集训队和国家队里也不会再出现他的身影，虽然他曾经担任过六届集训队和五届国家队的主教练，并五次取得 IMO 团体总分第一的成绩。

还有海淀教师进修学校，还有他一直要修订、编写的几本教材……

张老师经常照我们说，他一生中几次面对死神的威胁，最终都挺了过来。他少年的时候就曾因为一场大病失去了左手，90 年代起又身患癌症。

今年元旦的时候我们到他家里拜年，他还对我们说，他相信他会挺过这一关的。那时他的身体已经十分虚弱，但还跟我们谈了将近两个小时，所以我们都以为他真的能如他所说，再次战胜死神，没想到那就是我们中大多数人与他见的最后一面——

听张老师的妹妹说，张老师的病情是在元月十几日的时候才突然恶化的。算算时间，那正是微分拓扑课期末考试结束后，或许张老师改完卷，感觉了却了一番心事，心情放松之下，才被病魔乘虚入侵。过去这种现象也曾多次发生，每当他主持完国家队的训练，把国家队送走以后，病情就立刻加重。但现在，他的身体已经虚弱得再也经不起这样的反复。

张老师第一次担任国家队主教练是 1995 年，那时他已经患鼻咽癌，经过几次化疗后，病情稍有好转。之前一年，中国队参加在香港举行的 IMO，只得了第二名，第一名是美国队。张老师说，我们今年也要在美国队的家门口拿第一。于是那年在加拿大，中国队是团体总分第一。1996 年的 IMO，主教练换了别人，结果中国队只得第六。

接下来一年张老师再度出山，又夺得第一名。担任

IMO 国家队主教练本来就是一件费力不讨好的事情，压力很大，要花费的心血很多。所以这下子再没别人愿意来干了，只有张老师这位失去了左手的癌症病人年复一年地操劳。

总是这样，他总是做着别人不愿意做的事。他的身体虽然一直不好，每天仅靠喝牛奶维持，但他还能一直坚持。他甚至还能自己用单手骑自行车来上课。每年他还要参加冬令营的主试，担任集训队和国家队的主教练，讲微分拓扑课，到海淀教师进修学校讲课，修订自己的书，写书……去年暑假，中国数学会普及工作委员会在南开办的夏令营冷了场，因为一些原定该来讲课的人没来，到别处走穴去了。张老师赶去救场，连续讲了一个星期，回来后身体就垮了。

这学期初，有一次我到他的课堂上去找人，看到张老师时大吃一惊因为只是半年没见，他的外貌已经苍老虚弱了很多：肤色惨白，瘦得只剩皮包骨头，眼、耳都很不好使了。元旦我们到他家拜年，其他几位一些年没见他的同学也私下说他变得厉害。





以前他上微分拓扑课，总是按时到，连续讲近三个小时，还要用左臂夹着讲义，右手写板书。他不能吸入粉尘，所以总是自己带块抹布来擦黑板。

但这学期，他上课经常迟到，走路得人搀扶，来回都打的，虽然他家就住在蓝旗营。他讲课往往也只能讲几十分钟，不能像以前那样讲得详细。他解释说，是张继平院长要他保重身体，上课讲讲思想就行了，别太操劳。他的脾气也变得坏了起来，以至于很多这学期上课的同学都对他有看法。殊不知张老师是拖着怎样的病体坚持工作！这次病发再去医院检查，才发理他的癌已经转移对了肝和脑，而且到了晚期。

张老师上课的时候是很爱唠叨。每次到他家拜年，他跟我们说的也都是相同的一些话。有一次我去他家送了一些礼品，临走的时候刘老师就悄悄跟我说以后不用带东西来了，张老师只需要有人陪他聊聊天。

张老师并非著作等身的大学者，他作为作者编写的书只有三本：《微分动力系统原理》、《数学分析新讲》（共三册）、《微分拓扑讲义》。其中《微分拓扑讲义》是他得癌症后写的，获得过2000年教育部科技进步奖、著作类二等奖（一等奖空缺），他的导师廖山涛院士在去世前则说，《微分动力系统原理》更应该获奖。对于《数学分析新讲》，我接触的很多同学都认为这是中国人写的最好的数分教材。

张老师曾在《新讲》的后记中引用雪芹先生的一句话道出全体写书人的辛酸与无奈：“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其实在今天这个时代，又有几个人写书的时候

能下“披阅十载，增补五次”的苦功呢？就在前不久，媒体还沸沸扬扬地炒作一位同样是北大的教授写书抄袭的事件。但张老节写书是真的用了一番心血。上学期我有一次要用到稳定流形定理，查了张老师的《原理》，觉得书中的陈述还不够用，于是又去看了很多国外的书，发现没有一本书对这个定理的陈述能有张老师的那样广泛。《原理》十几年一直作为国内微分动力系统方面的入门教材，一版再版。国内微分动力系统的研究在世界上能有一席之地，张老师这本教材功不可没。有一次我跟一位老师聊天，他说这本书这么多年使用下来只发现了一处真正的错误。而张老师还一直遗憾没有时间对这本书加以修订。

《数学分析新讲》一书真不愧是新。数分教材国内出得很多很滥，千本一面。张老师写书的时候，每个定理定义都力求找到与前人不同的视角，跳出了几十年来数分书的条条框框。还有《微分拓扑讲义》，张老师在讲课或者作研究的时候，产生了什么想法，就随手记下来，最后汇集成书。书成之后，又用类似的方式一点点地修订。他还想写《讲义》的第二版。

这样写书的方式，即使李贺呕心沥血也不过如此。元旦去他家时，lonekite 提到这件事，希望张老师能把书稿给我们看看，但张老师说第二册的内容散记在各处，还没有整理。现在张老师去世，《微分拓扑讲义》的第二版再无法成书，实为憾事。

张老节办事就是太认真、太执着。他对生死也看得开，因为一个多次面对死神的人已经不必惧怕死亡。他病得那样重，还始终不愿住院，不想吃药。这次检查出到了癌症晚期，还是不肯住院，家人只得在家里照顾他。后来他神志不清了，家人才能把他送进医院抢救。

张老师是中国第一批18名博士研究生之一，是北大的第一个博士。他是中国数学会奥林匹克委员会委员，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因为身体的原因，他没有带过研究生，但不知有多少人从他身上得到了终身难忘的教益！人们在评价各个大学时，更喜欢比较有多少院士、多少著名学者。其实，像张老师这样的普通教师，同样是北大的脊梁！



——陈省身先生千古

文 / flyingsnowr

一直相信世界上有些感情是无法用语言表达的，就好像这几天很多人的心情一样，犹豫了很久才最终提起笔，因为似乎于我而言，除了好好学习之外，这也就是唯一的纪念方式了。

很早就久仰先生大名，作为华人数学家的领袖和骄傲，先生无疑是很多数学学子们心中的偶像。尽管我没有那份荣幸成为先生的学生，但曾经很幸运地采访过先生，谁曾想到，仅仅过去了一年，噩耗传来，先生便已仙逝，一年前的那刻就变成了最后一面……

3日晚上打开bbs看见先生西去消息的那一刻，闹钟一片空白，只有一个声音告诉自己，我要去南开一趟，再看先生一眼。并没有等院里的大部队，第二天的上午，我便动身去了天津。到了南开直奔灵堂，踏入灵堂的一霎那，仿佛有一种错觉，先生似乎正在前方对我慈祥的微笑着，一幕幕往事飞快地滑过，凝视着先生那熟悉的笑容，渐渐和记忆中一张张和蔼的面庞重叠起来，音容

笑貌宛若眼前……

还清楚记得先生对我说的第一句话。那是在90周年院庆开幕式前的贵宾休息室里，先生从在交流中心门口出现身边就一直围满了人，进入休息室后，各国的数学家更是轮流和先生热情地打着招呼，我几次想上前与先生预约采访时间都找不到机会，只有在一边静静的等着。当姜伯驹和陈维桓两位教授和先生交谈时，先生发现了等在一边的我，主动探出身子对我说：“同学，你是不是有话要对我说？”当时心里很感动，一下子都不知道说什么好，倒是先生知道我们是北大数学学院院刊的记者时很高兴，一直对我说抱歉当天不能接受采访，因为他那天要作报告会很累，身体受不了，约我们第二天再采访，语气诚恳，没有一丝架子。我们知道先生很忙，身体又不太好，所以事先都已经做好可能无法采访的准备，却没想到先生是如此平易近人，而在得知我们是数院的学生后，更显得十分开心，让我们都觉得有种身为数学人的自豪感。



对着先生的遗像，深深的三鞠躬……我不是一个喜欢在别人面前表露情感的人，只是在先生像前弯下腰时眼角仍不由自主的泛起泪光，和先生在一起的每一刻如今都成了弥足珍贵的回忆。还记得当我在先生饭后走近他时，他马上认出了这个“昨天找我的小同学”，并让他身边的助手起身让座；还记得他指着一期《心桥》封面上的“三次数学危机”问我这是什么，笑着听我解释完后说“不用弄得这么严重，年轻人还是少说一点危机的好”；还记得他在回顾自己如何决定做数学时说自己别的什么都做不好的坦率；还记得他以 Maxwell 方程组为例详细地向我说明什么是美的，什么是好的；还记得他否认外面吹嘘是他一手将南开数学研究所建设成如今规模的话，并很认真地告诉我，“其实都是他们年轻人弄的，我什么都没管”；还记得他告诫年轻人做学问，不要总想出不出成果，得不得奖这种问题，并以自己为例，“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就得了奖，我搞来搞去都是搞这个。不管别人怎么样，我自己选定了这个，就是搞这个了。”……

退出灵堂的那一刻，我不禁又回头望了一眼。先生眼睛不大，但望着人的目光亲切而又有神，既是一位令人尊敬的长者，不仅给人以学术上的启迪，还用自己伟大的人

格魅力感染了许多人；同时又是一位值得信赖和依靠的朋友，让人不知不觉中就对他敞开心扉，交流和借鉴人生的感悟。一般人很难让所有人满意，总是会有某些人对其做法看不过去或者背后议论些坏话，但先生似乎是个例外，他以自己深厚的学术功底、丰硕的学术成果、高尚的人格情操赢得了所有人的尊敬。他对自己的老师一直怀着深深的感激之情，在我们的采访中，他也常常流露出对恩师的怀念；他总是非常关心年轻人的成长，不遗余力地为他们创造条件，现在世界上很多数学家，尤其是做几何的，都或多或少与陈先生有些关系，尤其是中国数学界，更是不知道倾注了多少心血。或许，只有通过我们一代又一代的努力证出了“陈省身猜想”的那一天，才能真正告慰先生的在天之灵吧。

院庆采访时我曾问过前国际数学家联盟主席 Palis 对陈先生的评价，Palis 特别强调先生是一个非常 nice 和 kind 的人。事实上，除了中国数学之外，先生也帮助过巴西数学的发展（Palis 是巴西人，所以特别举他自己祖国为例）。数学家是有国界的，数学却是属于全世界的，先生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实践了作为一个中国人和数学家的骄傲，赢得了全世界的喝彩。

正如刘克峰师兄在得知先生去世的消息后给我的回信中写道：“He is a Saint in mathematics”，先生当之无愧。

成文前，在网上看见一些讨论该不该为先生降半旗和抨击国家高层对此事不够重视等等的言论，也许的确上面应该更多地给些关注，但我想数学人就不用为这些而不平和争辩了。先生并不是一个喜欢热闹的人，也一直都不在乎这些虚名和规格，他希望看到的，无非就是好的数学和优秀的数学人才，与其把时间花在为先生鸣不平上，何不如做些真正让他老人家开心的事情呢？

我不是一个迷信的人，但是现在，我却宁愿相信天堂的存在，相信先生此刻正在天上静静地注视着我们，相信他仍然牵挂着数学，牵挂着祖国，相信当他看见我们实现“陈省身猜想”的那一天时，一定会笑得很欣慰……



2010年10月23日，北京协和医院，在历经百年沧桑，为后辈留下坚毅绝笔“再见”之后，这位被称为“中国计算数学奠基人”的老人——徐献瑜教授，停住了他思考的脚步，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2010年10月29日，北京八宝山殡仪馆，在“谨严勇开拓淡泊甘奠基门下盈桃李毕生勤勉，高洁仁睿智幽默胸襟阔抱璞归纯真百年磊落”的挽联下，老人的亲朋、学生、同事，以及众多晚辈向他做着最后的告别。灵堂里，翠柏之下，百合之中的老人，容颜一如既往的淡定安详。

北京万安公墓，白色的大理石墓碑上刻着老人在博士论文中证明出的数学公式，以及其夫人的代表作《摇啊摇》的音符。一列公式，一行音符，就是安睡在这里的两位老人给这个世界留下的最后的痕迹。

徐献瑜教授就这样静静地离开，但是他卓越的学术成就与淡然的为人之道，会永远留在后辈的记忆之中，不停地传承下去，发扬光大。

关于学术：卓越严谨

徐献瑜教授作为中国计算数学的奠基人与开拓者，在学术上创造了许多“第一”。他是美国圣路易华盛顿大学第一个获博士学位的中国人；他写出了中国人的第一个电子计算机程序；他是中国第一个计算数学学科和第一个国家级计算中心的创建者，也是中国第一个“数学软件库”的研制和建立的主持人。此外，徐献瑜教授还参与了当年几乎所有与国家大规模建设、科学尖端问题有关的计算项目；并为中国计算数学、计算机软件研究和教育事业倾注毕生的精力，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而支撑起这些卓越学术成就的是徐献瑜教授严谨求实的学风与无私奉献的精神。作为徐教授学生之一的杨英清院士曾回忆道，严谨求实是先生的学风，也成了之后她自己做学问的准则，先生对她的指导也成为了她后来从事教学、指导研究生、主持讨论班遵循的做法，这是一种潜移默化的作用，是老师“传道、授业、解惑”的影响。已故的王选院士也是徐教授的学生，他曾回忆1960年和徐先生一起到738厂搞技术革新时，和100多人住在一起的情境。当

卓越严谨 淡泊从容

——忆徐献瑜教授

文 / 许白婧

时的厂领导曾经感慨道，“北大念过半百的教授也睡在仓库地板上”。

就是凭着这样严谨求实的学术态度，徐教授攻克了许多计算数学难题；并为其他学科的发展提供了很多数学模型、算法和数学证明，开拓了交叉学科研究的成功先河；从而也影响之后从事计算数学的人们，培养了一批批在计算数学上颇有才华与建树的人才，其中王选、杨英清、何新贵等都是他的学生。

“洗净尘滓，独存孤迥”被古代贤明之士用来形容去粗存精的境界，它也是徐献瑜教授对待学术工作的真实写照，凡事都努力追求严谨与精致，做事如此，做人亦然。

关于人生：淡泊从容

徐献瑜教授是中国一代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他出生在清末，30年代留学美国，在国家内忧外患时选择回国，在国运转折时选择留下，经历了历次政治运动，但依旧怀着一颗执着的报国之心，不管周围的环境如何变化，人生遭遇了怎样的跌宕起伏，始终潜心学术，并做出了卓越的成果。徐献瑜教授淡泊名利，几乎从不谈起自己在苏联考察时做出的震惊外国专家的成果，总是不断地鼓励年轻人去开创去探索。甚至在被别人误认为不会用计算机时，他也只是一笑而过，什么都不说。只有胸怀大志，志存高远，才会拥有这样大气淡泊的胸襟。即便是在风

云突变，知识分子举步维艰的文革期间，面对家庭的支离破碎与强大的社会舆论压力，徐献瑜先生仍然处之泰然，参加各种规定的活动，一直保持着淡泊自然的风度，达观执着地笑看人生，也许这就是先生长寿的秘诀吧。

“得之不喜，失之不忧”是徐献瑜教授人生态度的真实体现。他就像一位古时的侠客，宠辱不惊地来，去留无意地行，即便最后到了离开的时候，也要为后辈留下一种淡然执着的态度。

徐献瑜先生走了，但他播下的计算数学的种子，经在北大在中国在很多后辈中生根发芽，发展了很多学科，逐渐枝繁叶茂，总有一天会变成参天大树。

怀念我的老师

——丁伟岳院士

文 / 史宇光

在我的人生中，丁老师对我的帮助是莫大的。

我第一次见到丁老师是在 91 年 8 月份的一次南开非线性分析学术会议上（会议期间苏联发生了 8.19 事件），他当时报告的题目是关于二维调和映射热流短时间爆破的问题。那时，我不懂调和映射为何物，但惊诧于他流利的英语。他讲完后，坐在我前面的 M. Struwe 给了很高的评价，我记得当时 M. Struwe 用了 surprising 这个词赞扬丁老师的结果。93 年，经我硕士导师王光寅教授的推荐，我正式跟丁老师做博士研究生。他跟我谈了一次话，主要是告诉我一些治学之道，然后问我今后的研究计划及兴趣，我当时回答是想研究和曲率相关的几何，并且想从念 Hamilton 的 Ricci 流开始。丁老师对我的计划很赞成，说让我先给他写一份关于曲率几何方向的开题报告，再给我一年时间试试，看看能否有感觉，并且说，要是我自己能摸索出来的话，将来前途无量。遗憾的是，一年时间很快就过去了，我当时对曲率几何没能感悟多少，对 Hamilton 的 Ricci 流的文章——按现在的眼光看——至多停留在能检查细节的水平，对其文章背后的思想没有什么领会，更不要说有自己的创新了。正在我为将来研究苦恼时，丁老师把我叫到他家里（当时他住在双榆树），又跟我谈了一次话。首先，他指出我念他人文献过程中的不足：从来不记笔记，对问题的背景及他人的思想没有好好梳理，这样会有自己想法才怪，并把他以前的研究笔记给了我，让我回去好好念念。然后丁老师说，他现在更关心我博士期间的科研，如果这一步没走好，将来就很难了。考虑到我在硕士期间念过一些调和映射的文献，他建议我去研究度量有界可测流形上的极小调和映射正则性。最后，他告诉我，做研究从不会到会必须经过煎熬，只有当你自己闯过这一道关，你才会对科研有些感受，而这些只有靠自己亲身实践才能体会到，旁人是无法代

劳的。能否熬过这一关，除领悟力外，就要看自己的对科研是否有坚持不懈的兴趣以及不怕失败的毅力。回来后，我认真阅读了丁老师的科研笔记，大为感慨。他的笔记记得极为认真，上面有日期及讨论人的姓名，然后是问题背景、研究现状，但更多的是他自己对这一问题的看法和一些例子。即使演算草稿也是井井有条。我那时才明白为什么丁老师的报告总是做得那么清晰、那么有条理，对问题的见解总是那么一针见血；这和他平时一丝不苟的治学态度是分不开的。可以说，也正是从那时起，我才明白，应该如何念文献。

对于一个刚开始做研究的数学博士生来说，往往会产生纠结于处理自己知识的“广”与“深”的矛盾。对此，丁老师有着自己独特的理解，他曾跟我说过（记得就是在 91 年南开会议期间的一次散步时），如果两者只能取其一，他愿意选择“深”，因为“深”更体现一个人的能力，有能“深”的能力，将来也许还会有“广”的机会，但反之不然。他反对漫无目的的念书，认为这更多是一种逃避科研苦恼的表现，很有麻醉性……他告诫我，要“带着问题学习”，要“活学活用”。这些治学之道，对我来讲都是终身受益的。



对于做学问，丁老师的态度是极为严谨的。在丁老师及林芳华教授指导下，大概过了一个学期，我对度量有界可测流形上的极小调和映射正则性有了想法。跟丁老师汇报后，他让我把所有细节都写下来，我花了一个暑假完成了这事。他又告诉我，他自己的第一篇文章从有想法到正式成文写了七八遍，我这个研究没有写过十遍，不要拿出去。还说，最后成文时，应简洁明了，不能有废话但必须把自己的贡献及推理写清楚。说实话，我当时觉得这个要求是折腾人，但几年后回想起来觉得太有道理了：这让我明白什么是问题的关键，而这一点，对科研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平时生活中，丁老师平易近人，富有人情味。对学生以及周围年轻人关心备至，所以他周围总有一群年轻人。94年他得求是奖，他把我列为他的助手，发给我1200元，而实际上，我没为他做过什么事；每年过新年，他总会邀请周围没有成家的年轻人去他家吃饭，丁老师的绝艺是做“熘肝尖”……风和日丽日子里，他会带着大家去植物园野餐。

在我的心目中，丁老师永远是一位纯粹的学者，他的性格可以用“耿直，不唯上”来概括。两年前，我承担了学院一些行政工作，有时会和他谈起一些来自上面的各种考核指标，以及资源分配等烦心事。用他的话来说这些指标及资源都是“没用”的，每当谈到这些事，他总会说“你不要看那些所谓的排名，我问你，近二三十年来，学院真正培养出哪些在国际上有影响力的人？”他曾认真地调研过每届数学奥赛金牌获得者的成长过程和近况，结论是，

在中国国情下，奥赛获奖既不是成为优秀数学家的充分条件更不是必要条件。他不止一次地和我谈起过，要做好数学研究，最要紧的是持续不断的兴趣。一定要设法把那些对数学有真正兴趣的年轻人招进来，好好培养。即使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天，他还告诫我：不要去做那些花里胡哨的表面文章，不如自己做好科研，讲好每门课，多关心学生，这样才能有更多的优秀学生来从事数学研究，我们学院才更有希望。

培养出本土的数学大师是丁老师毕生的追求。对于有才华的年轻人他总是千方百计地予以提携，想到这里，我忽然明白了为什么有那么多人不远千里来参加他的告别仪式。

11日中午，丁老师走了，我最后一眼见到他是在他临走前两小时。

18日是他的头七，晚上我竟然梦见了他：依然穿着那身深色的衣服，冲着我笑，人显得年轻而且精神。当我想看得更真切时，他却渐渐地变模糊了……

2014年11月23日下午3:00于北大数学学院

作者介绍：史宇光，杭州大学数学系毕业，于中科院数学研究所就读研究生，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就读博士生；现任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教授、副院长，曾获2010年度Ramanujan奖。

最长的路用心丈量， 

最远的天边由文字抵达。

喜乐，怨愁；思索，感怀；

在纸笔间结成晶莹的果实。

闻元祐踪迹，品酒趁良辰



香的故事

文 / 李推

桌上横放了一柱香，是我年前去乡下时买来的。

今年北京也和其它大都市那，禁放花炮，也算向国际化接轨吧。文明了很多，也冷清了许多。毕竟，中国的新年应该是越热闹越好的。

所幸年前去的那个小镇没被列入禁放之列，于是我买香买炮，噼里啪啦地放起来，过足了年瘾，剩下的香呢，弃之可惜，于是把它们包起带回，好在也不占地方。

这一柱香，既不光滑，也不亮泽，黄黄的又发出一种灰白色，上面坑坑洼洼极为粗糙，像是不经意间用手搓成的，说起香呢，其实惭愧，就是放在鼻子底下嗅，也只有一点烧饭用的柴草香，可我却不由自主地喜欢它，喜欢那种天然的、不经一丝人工雕琢的味道。

我把它点起来看，那烟从一个红红的头上冒出来，看它袅袅地升起，游离环绕钻进我的记忆，把尘封已久的往事从记忆的锁孔中牵出来。

那是五岁的事了。江南的故居，烟熏火燎的灶房，黑黑的比我还高一大截的大灶，我偎在奶奶身旁，看她用早已起了皱的满是青筋的手，一把又一把地向灶里添着稱草，准备着一家人的晚饭。稻草烧起来，烟腾出来，薰得我满眼是泪，而那忽闪的火焰发出艳红的光芒，照亮了灶后那堵高高的、已被长年不断的烟火薰黑了的大墙，也照亮了我们。我仰头看着奶奶，她的脸也被火映得红艳艳的。一时间，仿佛青春又回到她的身上，红润的脸色和鬓边的白发出奇地不对称又出奇地和谐，好象时空一时交错，将生命的首曲与生命的尾声同时放在了一个人的身上。也许，她的青春就是在这一把一把的稻草中随着每顿餐饭而慢慢燃烧殆尽的。

而我总是小心翼翼地从身后那一大垛草中抽出一两根，从侧面颤颤地伸进那炉旺火中。草的末端开始慢慢变焦，下垂，变弯，而后忽地一下，火就起来了。我就那样拈着稻草的最尾端看那摇曳的火焰从稻草中一步一步向我逼近。这时的我害怕中混着新奇，兴奋中又夹了一些莫名的成熟感。

不多久，屋里就遍布了稻草的香味，清新的，混着泥土气的。那种舒服而又自在的味道让我如此留恋，以至于我根本记不起随之而来的饭香。只知道，如果你此刻走出去，每一间老屋上都会泛起同样好闻的香味，其中夹杂着各家呼儿唤女的声音。接着不知哪家的狗叫起来，引得全村的狗都在那里应答，接着牛回栏了，鸡回湖了；接着辛苦的一天告一段落，全家开始围坐在一起；再接着炊烟渐渐散去，西出的晚霞也转为暗红的颜色。那时的我还不知道何为“暖暖远人村，依依墟里烟。”但那份亲切、温和的气氛，却自然而然地伴着稻草的清香绕进了我的记忆，并给我带来一种无法言喻的安全感，当然，这种香没有沉香的高贵，没有檀香的雍容，它所有的，在当时乡下看来，无非是呛得农妇掉眼泪的灶烟，在田间劳动一天的人们晚饭的前奏，还有就是告诉你柴又不够了，明天最好到山上打些回来，一顿简单的饭菜里不知要用多少艰辛的劳动去获取，而所有浪漫的描述都只是远离它之后文人笔下的触觉。

我现在也早已远离它，生活在灯红酒绿的都。那香味常常不知从哪飘来，让我认为一推手，一转身，又是江南的那个大灶，里面晃动着火焰。

呵，不知何时，香点完了。

（作者为九五级本科生）

落叶

文 / 奚落

秋天是收获的季节，落叶却是唯一失落的心情，它不得不被秋风从高高的枝干上吹下来，慢慢地坠落，像破碎的梦一般由终点走回起点：来自泥土，也要归于泥土。或许是对自己的哀愁，使我们杜撰了落叶的这份哀愁。别人收获了希望，而它却将走向尽头。大风吹过，人们脚踩着“咯吱”作响的枯叶，让它最后一个希望也落了幕。

窗外的葡萄藤，已经变干、变黄了，原本鲜绿透明的“大手掌”现在却蜷缩着，清晰的叶脉犹如掌纹一样延伸到了末端。想它夏天带给我的清凉和美味，我真觉得愧对它。

想来那曾让我陶醉的西山红叶，现在也比不上路边金黄的银杏叶了，大概是因为每当我秋天的阳光中漫步时，总能瞥见那片熟悉的金黄而未曾沾染过一点火红，于是我淡忘了，甚至是忘却了那红叶。而被我忽略了的又何止那“红于二月花”的霜叶呢？人便是如此，可以轻易从生活中淡出，而全身心投入新的生活环境，不断拓宽自己的生活层面，而缩短了每一次经历的深度，反而每一种生活都无法深刻地仔仔细细地体味一下，这也算一种遗憾吧。但记忆中却确实留存有一片红叶，压在那落满灰尘的书籍中，不时抽出来感慨一番，回味一番，也便算是对历史的祭拜了。不过，我们心中向往的却是那习惯了的银杏叶。

幸好，落叶没有这种惯性。沉睡于大地的落叶会换得来年新春的吐绿；憔悴了的葡萄藤深知自己一定还会生机勃勃；火红的枫叶和金黄的银杏叶也欣赏着彼此不同的美。当然，也可以说是落叶太习惯了自己的生活轨迹，周而复始地从上一季走向了下一季，即使疲惫了，也只能任凭风雨的吹打，一点点地动摇自己的根基，而不去争取些什么。秋是一个复杂

的季节，有收获的喜悦，也会有“无边落木萧萧下”的悲凉，她将生命的大喜与大悲都浓缩于这一季的欢欣和悲恨中。但秋天的美，落叶的美，却是需要每一个人用心去欣赏，理智地去评价的。

当我们的幻想自由自在的漫游于生活的天空下，我们早该想到那随岁月而来的各种各样的天气。有时会洒满灿烂的阳光，有时会落下苦涩的雨水。真^好然若失时，就在秋雨中^好走走，静静的想想自己的生活层面是不是又被自己无限扩大了，而自己是不是在不断的流转中丢失了些什么，就像记忆中的那一片红叶。其实，生活中有一种最甜蜜的感觉，那就是窃喜：别人在赶路，自己却在赏景。跳出固有的生活轨迹，或者重复一下被自己遗忘了许久的心情，学学落叶的豁达，将时间区间中的记忆慢慢沉淀下来，去提炼一份对生活的感悟。

秋天终将过去，落叶也会随之逝去。但落叶并不失落，因为它曾经拥有一季的青春，而飘落只是它新生生活的开始，即使埋葬于泥土中，只要精神不死，明年，一切都会重来。



佛曰

文 / 宋永佳

不生不灭，香台慧镜启三明。是色是空，莲海慈航游六度。

——佛曰

在困境中摆脱，常常是无溯源的痛苦，至于挣扎，只不过是凡人的注解……问题是，困境又从何而来，从何而去的呢？于很多时候，佛应运而生，用所谓超度的名义超度着轮回中旋转的人们……

北京城内安静而年代久远的园子，或是燃着佛香的寺塔，总会带来那种深居都市的人们所无法触及的感受。偶有机会去膜拜被描写成清雅闲适之地的地坛，以便让校园中的惺忪视野能够在别处得到印记。当年史铁生笔下荒凉僻静的地坛，如今已经变成拥有完整构建体系的公园。但即便如此，相比中关村的杂乱繁复，这里恐怕的确也是僻静的角落了。老树的盘姿，方正的小径，或许就是这些，才是地坛最初所诠释的意境……古人云，天圆地方，或许也只能在祭台上残留的影像还在昭示着从前的封印。虽然偶有现代设施的点缀，这里依然遍布着历史之气息，无声无韵的宣示着那种或许早已经是都市人的幻想，也从来就不符合都市人惯用的逻辑。千里飘摇过境的灵气，被漠然切断了更久远的记忆，最终彰显在人们面前的有限的时空里，然而人们却对此历经苦难到达现世的远古风景不屑一顾，大概此时若能有漫步在心境自由之上的经历，对我们来说就已经是万分惬意的了。

没有寻找到史铁生的任何印记，也无从寻找他当年的心境，这里只不过聚集了一些练书法的老人，用手中的毛笔，绘出中国文化的精髓。张扬的字体，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惟有能被称之为“悟”的那些，才是符合书法的艺术效果的。他们弓着身子，轻捻毛笔，点蘸些许清水，就着偶尔的清风，伴着不多的话语，眼神迷离而平静，手动锋移，地上顿时龙飞凤舞，臻于至境……

老人们用行动保存着对城市的遥远记忆，然而公园里的大多数游客在成为过客的同时也致力于将自己键嵌在每一座城市当中。时常怀疑徜徉于街头的游客，他们的心态，是否早已被抚上了功利的微尘。相机留影下~~感言~~的接触，可心灵的空虚又是如何能比拟的呢？很难想象相片上微笑着的人影之后，作为背景的幽暗光芒是怎样一步一步被侵蚀干净的。所谓的天然圣土，又是怎样被人们的智慧从人间仙境变成森林公园的……或许人们需要一种救赎，也需要残留一些对世界净土的崇尚，朦胧的感觉虽不是现代西方式社会所习惯的理念和动机，可却是从人类一开始就在~~隐秘~~着的真实的人性。

人，是需要有恐惧感的。

我总是对那些试图将一切弄得清楚明白的激情不以为然，全然的占有和全然的虚无同样可怕，同样不可知，何谓迷茫，从古至今都没有给出合适的定义，甚至，现代人坐拥自认为明了的科学体系，却难以有当年英雄豪迈的气魄，甚至简单的将这些举动归于无知和迷信，却全然不知，这是否只是上天开玩笑般的又一次对人类的欺骗，这样一种被别人玩弄于股掌之中的心境，是这个时代缺乏的一种元素。

我们，都过于自信，同时不免自卑。

怀着这些阴郁的想法又走进了雍和宫，相传是当年雍正尚是亲王的时候的宅子，在乾隆年间改修为京城最大的藏系佛教圣地，满清对于中土的文化态度，可谓是谦卑而不盲从的，可对佛教的青睐，也的确是任何一种外来文化所不可比拟的。如今，这里已经成为了进香客顶礼朝拜的圣地。

熏香弥漫，却点燃不了真正的佛心，恐怕很长一段时间内，人们对佛产生了如此的质疑。进香客们手持三柱清香，一柱为过去缠绵，一柱为如今升平，一柱为未来祈福。他们虔诚的目光，并不能泄露出半点内心的恐惧，他们或许认为，这些佛像背后，定有一种神奇的力量在蕴蓄。双手合十，缓慢而稳健，双膝居地，坚定而洋溢，身板直立，尊从而痴迷……三叩首，双手随着灵魂的俯就平摊双膝两侧，节奏清雅而不乏矫作。上至风烛长者，下至妙龄少女，清香满溢，烟雾缭绕。

或许追求在物质和感官上的清香所带来的氛围以营造那些本应存在于心灵的气氛，

就是现在佛教圣地所留下的一点点遗憾，香火固然凝重而飘摇，可香火背后的真实场景，却只是冷冰冰的佛像，以及普度众生的经文。释迦牟尼、弥勒、观音，天王、罗汉、浮屠……轮转着的物质精华和雕刻艺术，更深远的徘徊在眼前，我想，用考究的手段所能理解的，无非就是这般浅层的观察或发现。沉于心而善本声，佛总是曰不可说，不可说。

于是会经常发现这样的雕像，嘴唇微翕，眼皮微张，此名之为曰，佛祖早已经说过了，他不是在等待……

最后还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来雍和宫游玩的人里面，外国游客似乎大多于中国游客，港台游客又貌似比内地游客更为普遍。文化的现实又一次摆在了我们面前，无神论者，一个多么响当当的昵称！我不敢苟同那些人云亦云的人们，也并不对这些朝圣者有更多誉词。人，是有信仰的，文化中分离了信仰的元素，或者说基于政治的文化下淡薄了信仰的态度，我想，这些佛教圣地到最后也只能说成是偶然的在中国出现了。

去意想不到的地点游历，往往能给人带来一些意想不到的感想和收获。当人们无法在书斋中捡拾到更多的时候，也未尝不可尝试一下随机游走的快感，现代人依赖于书本，依赖于信息，依赖于知识，然而更重要的是心神体验，佛的存在，能让每个人清醒。

还是佛曰，还是不可说。

风雨圆明园

文 / 宋永佳

一

在来到北京大学之前我从未去过圆明园，它对我来说，一直只有被渲染过的象征意义罢了。

这意义多是从纸上得到的。尽管如此，我每每还是被那里面强烈的悲剧意味所打动，我以为那就是中国整个近现代史里蕴含着的悲剧性。我曾经写过许多关于圆明园的文章，在写文章的时候我仿佛能够看到烧掉园子的那一把火所照亮的全部东西，它明明白白地昭示了旧的灭亡和新的诞生。全部激动人心的历史画面都安排得仿佛一场戏剧一般：有激情，有奋斗，有向前滚动的历史车轮。这戏剧是简单的，简单得正适合于孩子。

可孩子是无法理解“戏剧性”这个词本身的含义的，所以可能会有一些奇怪的认识。我那时也只是个孩子罢了。

二

我写这篇文章的缘由是在5月8日之后第三个星期天，我们班去圆明园的大水法废墟旁开了一次主题班会，事实上是讨论会。

当我第一眼看到大水法的时候上面爬满了要照相的游客，这是我所预料到的，所以并没有太失望，只觉得很好玩：这地方一点也没有历史感或者其他什么肃穆的感觉。旁边地下是七横八竖的几块石头，是个很合适的讨论场所。

讨论很快就展开了，好像大家都有很多话要说。有趣的是正与此同时天上倏忽间暗了下来，然后开始飘起雨来了。先是细细的，后来就淋得人有些受不住，有些同学带了伞，大家就三三两两的扎堆躲在伞里，而讨论并不见冷淡。冰冷的雨花里交织着火热的言辞，这情形大约是很感人的罢，吸引了不少行人驻足观看。风也渐渐地大起来了，很快就吹走了很多行人的游兴，零星地散去了。



这时候我又看了一眼大水法，心里一动。大约是被洗得干净些的缘故，在这样的风雨飘摇里，它倒显出了一点岿然不动的风骨。

讨论也随着风雨时紧时缓，几十个年轻的活泼的头脑，让这已为大家所熟稔的话题变幻出了些许新的色彩。我参与着，又因为担任班会记录的缘故留了一份旁观者的心情。眼前弥漫在风雨中的是最普通的青年人的激情，给自己带来满心的暖意。漫天的风雨，似乎更能扶植出内心的温暖感觉来。

然而渐渐地我开始觉得在这温暖的激情背后仿佛有什么东西压抑着我似的。这压抑也许是来自风雨中高高在上安如磐石的大水法的废墟，也许是来自于这平静而从容的讨论本身。这是很细微的感觉，却清晰得让我总能感觉得到。

在班会结束前，雨很知趣地停了。雨后的天空是很明快的青色，映衬得大水法失去了石头的光泽，却仿佛增加了些厚度。很快地大家都开始往回走，带着被讨论所张扬起来的心情。于我而言，这心情是不纯粹的，夹带了些让我不舒服的因素。这因素和方才风雨飘摇里大水法的形象混合起来，在我心里久久挥之不去。

三

我不知道圆明园这么长时间以来，这样的讨论会是不是看的很多，是不是大水法总是一脸木然地立在那里，浑身的无所谓。

它可能是挺明智的，因为它比谁都更清楚自己。

从前我曾经觉得，圆明园在那支点燃它的火把举起的一刹那间，映出的是全部古老中国所能够留下来的价值。在财富离去之后，隐藏在灰烬和废墟里的，倒是这价值里最光亮的一部分，那便是对往后的人们推动历史前进的激励，基于悲

哀和愤怒的激励。

后来我推翻了这想法，也许除了灰烬废墟，圆明园自己什么也没有留下来，只剩下一个时代结束的故事。

余下真的什么也不剩了，哪怕一丝小小的悲欢和别的什么叙述。也许历史老人的情感是我所不了解的吧，我只能靠自己的心思，去还原那么多年以前的寂静的夜，去体味这夜的一步步的陷落，去凝视它所蜕化出的新的时代，和这时代诞生时的种种可能性。

从那个夜晚之后，圆明园的遗园就只是一个旁观者，也许它一直眼睁睁地看着这从头再来的新生历史，看着它重新享受激情，享受光荣与梦想，享受风雨的冷却和磨蚀，享受种种逐渐的清醒，享受成熟。但这一切都和它无关了，虽然都是它自己终结过的道路。该消逝的都已被黑暗吞噬，无法再给后世以什么推动，如今的圆明园在风吹雨洗下只不过是面打磨得干干净净的镜子，可以照出历史的镜子，自然也能照出人。

四

后来我才逐渐理清了自己的思绪，明白了心里压抑的来源。长久以来圆明园的故事对我来说都只是一个传说，而我把自己放到这个虚幻的环境下演绎出的故事却是我书生论道似的豪情壮志的源头。我在心里体量着往昔的风流人物面对历史时所作的选择，觉着好像只要有决心，就可以做到似的。

可是现实里的事件才让我真正地了解到历史长河中的风雨可以给一个人带来多大的压力，这却是让我的意气和见识无能为力的。我从前所看到的都是岁月淘洗后留下的故事，这故事是真实的，却并不能用来指导现世的生活。我面对着我曾经以为无关紧要的冲突：想象的和现实的，为自己所憧憬的和旦夕之间就可能会面对的，想做到的与能做到的，——这仿佛是一个叶公好龙的故事，一个让我不舒服的故事。

这也许是很多人都要走的路罢：追逐的时候

才明白自己追逐的危险，面对了以后才看清自己面对的艰难，这是我从没有体会过的感觉，圆明园的那个下午在顾盼雄飞的青年意气背后刺痛我的也正是这样的感觉。自然，这感觉或许会使我更加景仰地看待曾经发生的历史，更加清醒地估计自己的未来，当然我要先确定自己的人生态度需不需要什么改变。

五

在上面的全部叙述里我所扮演的是一个忽然真正发现自己的命运可能面临的危险选择的人的角色。也许这角色太可笑，如此迟钝地才走出理想主义。

然而我总以为，在明白了生活是怎样的真实以后，总还要明白自己该怎样去生活，该不该坚持自己所理想的决定。

这正是风雨中的圆明园所触动我的地方。它对我来说是一个抹不开的象征，象征着曾经动荡不安的国家的历史，和在那样的历史里的人们曾经做出的勇敢的选择。我现在只是更加明白了这选择的艰难，却并不想去非议这选择的崇高。

我曾经沉迷于这历史的戏剧性。就算这是一出戏吧，或许里面的每个演员都有自己的充满疑惑和悲哀的生活道路，但是合起来，我们却看到了一条不断向上走的历史进程。——总是该有这样的信念的。一百年前，正是在那动荡不安的长夜一般的岁月里，梁启超写下了那篇著名的新世纪的颂歌。

如今又是一个世纪的尽头了，谁也不知道将要迎来什么，或许是比圆明园遭受过的还要无情的漫天风雨，和还要长久的失去光明的日子，——自然，这是太过凶险的预想了。

然而，即使在黑暗里，也终究是要诞生出新的时代的。

所以我们可能在现实里耗尽自己的价值，却总能在理想中找到新的希望，所谓“风雨如晦，鸡鸣不已”，或者还可以加上更乐观的一句：“旦复旦兮，日月光华”。

赤松臨上游
駕鴻乘紫烟





思维之天马驰于寥廓原野，
其双翼名唤想象。
以幻想为斧凿刻下文字，
开一朵最奇妙的花。



魔鬼月光

文 / 鲁冷溪（数院 13 本）

*

在古老的村落里，有一棵更加古老的、高大的参天之树。从没有人质疑过它的存在，即使是最老的老人也不知道这棵树是从何而来。村落里的人们一年又一年、一代又一代地依靠着这棵大树生存，它所提供的果实足以养活村落里的每一个人。

这棵古树充满着神秘色彩，人们因为看不清它的全貌而愈发被吸引。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选择了自己最为着迷的部分，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探索着，甚至不惜贡献出自己的生命。

伟大的树学家们用果实的汁液为颜料、以树枝和叶子代笔，将所得到的一切宝贵的观察记录在地面上。这些汁液像是具有魔力一般，一旦碰到这片土地，便可以将所画出的痕迹保留许多许多年。

很快大树周围的地面就被划分成了很多独立的区域。树皮学家们聚集在靠近一个奇异的突起的一侧，果学家们挨着他们，因为成果丰硕而同样占据了很大的面积。新兴的树叶学家们就可怜得多——因为直到不久前才有人能爬到上面去为他们取得第一手资料（树叶又不像果实一样会自己掉下来），作为一个新的分支，他们被挤到了对面远处的一个角落。

村落里的人们过着互不干涉、自得其乐的生活。

*

Ggo 是一名结构学家。研究这样一颗参天大树的结构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他们只能在每个有月亮的冬天的晚上做一点点记录。太阳离这个村落很近，所有人白天都必须躲在树荫里以免被晒伤。只有在晚上借着月光，观察

光秃秃的树干的影子，结构学家们才有机会揭开一点点古树全貌的面纱。

Ggo 已经看过属于他们的那块地上的每一幅图了。事实上，没有人比他了解得更加清楚，他亲笔参与绘画了每一个不同角度（被遮挡关系不同）的投影。并不是什么时候都有那么好的月亮，他们得到的不多，但是也并不那么少。

这个晚上，Ggo 打算去别的区域看一看。树叶学家 Stit 打算邀请大家去他们的区域参观一下，Rechsif 和 Sseir 整理了这些年来他们取得的树叶的标本，并且预测并没有其他不同样式的脉络。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结论。尽管 Ggo 不懂得树叶学，但是他仍然有兴趣随着 Stit 去看一看。

*

然而，当他亲眼看过那些被整理过的树叶的脉络图的时候，他完全惊讶得愣在了原地。他简直无法相信自己的眼睛——那些树叶的纹路，竟然和他所描绘出的影子的形状一模一样！

月光照耀在被小心翼翼地描绘过的图案上，映出柔和的色彩。Ggo 从未觉得人生中的哪个时刻像此时一般因为这奇异的巧合而感到兴奋。他将这令人激动的发现命名为“友好月光”，急不可耐地想要与其他树学家分享。

Erres 是他非常敬重的一位树学家。他当即找到了村落里的信使，准备将“友好月光”的事情与他分享。三天后，他收到了 Erres 的回信。与他激动的长篇大论不同，被带回的口信很简单，只有一个单词——

“没错。”

*

没错？他想，是的，没错。可是这算是什么解释？

没有解释。Erres 对他的发现表示了赞同，但似乎并不感兴趣。

在很久以前，在人们的手段更少、对古树的了解还非常有限的时候，古树学家们还没有被分成各种专门的派别。他隐隐有种感觉，也许对细节看得更加仔细的探索者们正在逐渐丢失对古树整体的理解——人们在自己研究的方向是专家，而对别人的部分一无所知甚至毫无兴趣——而这丢失的东西，也许恰恰非常重要。

Ggo 不甘心这样的结果。如果是一片树叶还可以被解释为巧合。可这世上哪有这样凑巧的巧合啊！他猜测这背后一定有什么深层的关联，而一定有人能揭开这个秘密。

Ggo 悬赏了一颗果实。古树上掉下来的果实如果没有被巨大的冲击力破坏它的完整性，就可以将其保存起来，留给下一代、下下一代。时间越久的果实味道就越是香甜，而这颗果实是从 Ggo 爷爷的爷爷那里传下来的，这样的奖励也许可以吸引到一些具有探索精神的树学家。

*

同样的故事过去发生过，现在正发生着，将来也还会发生。六年后，Yakcm 发现了另一个惊人的巧合，而当他试图与其他人分享时，几乎所有人都回给他同样的一句话——

“你一定是彻彻底底地疯了。”

*

但事实证明 Yakcm 并没有疯。当 Nospmoht 将 Yakcm 的巧合找到了一个对应，当 Notron 和 Yawnoc 甚至找到了一整个系列的时候，人们似乎才终于意识到，他们真的丢失了某种很重要的东西。

而月光下一直一直养育着整个村落的古树似乎并没有那么友好。它居高临下地站在那里，仿佛正嘲笑着人们的无知。而不得不承认的是，这棵始终无法被看透全貌的古树隐藏在朦胧

的月色之中，对那些有意触摸它的人始终带着一种致命的鬼魅诱惑。

*

人们常常会怀念英年早逝的前辈 Siolag。

那是一个看得到古树的魔力，并且具有与那光芒抗衡的天赋的人。尽管已经过去了一个半世纪，他的故事也仍旧被人们口口相传。在离开的前一夜，Siolag 将自己的探索成果一笔一划地记了下来，至今影响着无数树学家。如果他能多活 20 年、40 年甚至是 80 年，也许现在一切都早已不一样了。

*

摸不透和看不到它的光彩，哪一个更加令人唏嘘呢？

*

Ggo 第一次将那激动人心的时刻称为“友好月光”。而 Notron 和 Yawnoc 并没有那么温柔，他们的发现被命名为“魔鬼月光”，至今仍然笼罩着一层灰蒙蒙的雾。

当有朝一日雾气散去，也许魔鬼月光

(Monsterousmoonshine) 将会变成魔鬼日光

(Monsteroussunshine)。也许 Ggo 的祖传果实终于有机会被人咬上一口的时候将会变得香甜得无法想象。甚至也有人说，那时也将是古树的终极秘密被揭开之时。

*

然而又有谁知道呢？

同样的故事过去发生过，现在正发生着，将来也同样还会发生。

*

——只愿每个世界里的魔鬼月光都将永不暗淡。



铅灰的天空下湛蓝的雪花。我走过小路，走近墙角，他们的枝条都是光秃秃的，但我仍然凭春夏秋的记忆认出了他们。他夏天时节的桑葚无人采，早已落地入土，又化作他的血液，她的刺还在，柔弱的枝温顺地迎着雪花，是刺使她有了刚强的不灭的美丽。

我坐在土墙垛上听他们交谈。

桑树说：“我是这里唯一的桑树。”

蔷薇说：“你不孤独，有我在，我愿意以我整个生命去理解你，即使我已知道我理解不了。”

桑树沉默许久，以一种没话找话的口气说：“我想念那个二十年前常来攀摘我的桑椹的小男孩，他吃了我的桑椹，嘴皮是乌黑乌黑的，洗也洗不掉。再加上乌黑的手，回到家里就成了不打自招的罪证，总挨妈妈的骂，但他受不了我的桑椹的诱惑，终于每个夏天还是要来找我。”

“他在哪儿？”蔷薇仰着头问。

“他后来离开了家。”

“还有呢？”

“你不需要知道。”

老桑固执地沉默着，闭上眼装睡，后来就真的入梦了，风吹来就沙沙发出鼾声。

风摇落了他身上的积雪，砸到蔷薇的头上。

“哎哟！”小姑娘叫了一声。我爱怜地伸出手弹拂她头顶的雪，但她的刺扎了我的手。

“哎哟！”我也叫了一声。

“对不起！”蔷薇惊慌地说：“我太美了，所以必须要它们来保护我。”

我谅解而友好地笑了。她的小脸儿红了一下，接下来却很平静地说：“他睡着了，我们聊聊吧。”

“我的种子不知何时落到这星，那时他已临风挺立，

他是一棵很英俊的树。”

我忍住笑，试图把“英俊”二字牢牢套在树的形象上。

“他经历过许多风雨，他是一个斗士。好大一棵树。”小姑娘甜美地笑着。

“他一直在这里眺望，等一个男孩回来，他现在累累的果实，没人摘，因为那些淹没了本性的孩子不认识他，所以他想念那个孩子。”

“他不回来了，就算回来也不再是男孩。”我说。

“是啊，不过他有他的伴侣，她是只漂亮的太平鸟，七彩羽毛像黄昏的残阳，像清晨的雾气，像暗夜的星光。”

“她比你还美？”

“不，但是她比我早到。她为了他离开了自己的巢，他们共同度过了许多的四季晨昏。她向他报告樵夫的行踪，他没法逃走，她便设法引开那恶棍。他站得高远，看得见猎人，伸出手拥抱她，躲开弓箭。弓箭曾射到他身上，流白色的血。而那时，我还沉睡在脚下的土地里。”

她忍住眼泪，说：“我是花中才人，有人写无花的蔷薇，却不是赞我。所以，虽然我的花朵像童子面一样活泼，我决定放弃那些虚伪的矫饰。我明年不会再开花。”

我怀念起葱绿的树林和春风拂过的池塘，说：“你不能啊，你毕竟只是花，不开花，你还能做什么呢？”

“是啊，我不是树，但我要让自己成长起来，我想长成一棵树，为他遮风挡雨。这是我唯一能做的。”

“但你永远只是花，你的绿藤成不了树干。”

她决然地抬起头，嘴唇咬出了血。“为了他，我一定要长成一棵树。请他等我长大。”

然后她被一阵狂风吹倒了，她的头重重撞在了地上。

这时桑树却醒来了。

我没有告诉他蔷薇的心事。

他的双眼并未因久眠而呆滞，反而炯炯有神。他问我：“过客，你看见一只斑斓的小鸟了吗？”

“没有。”

桑树不安地远眺着，“天哪，她可别为大雪所阻隔了。”

他的身下就蜷著昏厥的苍白美丽的蔷薇，而他却没向下看一眼，他在等待远方的未曾约定的鸟儿。

他从我的沉默中觉出了我的愤懑，苦笑着说：“我有了知心爱人了，她为了我离开了温暖的巢，伴我度过了最艰难的岁月，我不能离开她，她已经离开家了，如果不栖息在我的枝条，她便无处可归。”

“而蔷薇”，他低头看着脚下的小姑娘，“她很聪明，她有自己的根，能站得直直的，能开出血般鲜艳的花朵，她会长大，她会有人爱惜，但不是我。”

“她爱你的程度绝不亚于太平鸟，她只是晚出生了几年而已！”

“我知道，可是我现在只能爱太平鸟。”

“她不是普通的蔷薇，她要把鲜红的血浸压在心里，而不是涌向体外冻结为虚荣的花朵。”

“她只是花，只是花，只是花，而已。那只会害了她。”

“你就不能害太平鸟？”

“既已害了一个，不可有第二个。”他机智地堵住了我

的嘴。

他们都闭上了眼，我坐在墙垛上绝望地歌唱。

雪花从湛蓝变成铅灰变成泥土，而天空从铅灰变得湛蓝。

风儿带上了暖意，抚摸我的脊背。我的友人在远方听见了我的歌声，就过来召唤我，引诱我。于是我跟友人走了。我每时每刻地想象地下溢出的冻雪水如何唤醒草儿，蔷薇的枝会逐渐地泛青而老桑的新绿会使太平鸟快乐。桑之落兮其黄而陨桑之未落其叶沃若的四季，是三个人一起度过的，我懂得蔷薇心中无妒意的轻怨和哀愁。

我的友人后来离弃了我，所以我终于有了自由去看望他们。我走过小路，走近墙角，爬上墙垛，我坐在老桑繁茂枝叶织成的走廊里，从他的臂弯里我看蓝天，看见从未去过的远方，那么多的思念啊在沙沙地响。

我低头寻找那一株无花的蔷薇，却只见她的姐妹们没有血色的笑的脸，我寻找着无花的梗条，那上面应该残留着我的血迹。

我最后在老桑的脚下捡到了一束绛黑的枯枝。

天上飞来了太平鸟，老桑以安静迎接了她，我觉得奇怪，因为她的羽毛不是蔷薇曾描述过的七彩，而象烈焰一样赤红。我抬头问询，她以忧伤的歌子作答。冬季我走了以后，太平鸟来了，来和桑树相会，然而猎人尾随其后。一对恋侣呢喃

之时，蔷薇伸出柔弱的手臂，绊倒了他，划破了他的脸。猎人恼怒地将蔷薇连根拔起，她的刺穿过他的心脏，她的血和他的血染红了太平鸟的羽毛，那是爱和恨混合的颜色。

它没能长成花树，但她毕竟实现了做一株无花的蔷薇的愿望。小姑娘的脸上，还带着笑。绛黑的干枯的脸庞，初次流泪的青春。我没有葬她，只把她放回老桑的足下，光阴的错乱误了她一生，这绝美凄艳的灵魂。

那么多的思念啊，在沙沙地响。我不忍凭吊，回头上路。我就是那个曾来的男孩，可我始终，不敢回答。





一种我比较喜欢的动物，而且我不想惹恼或欣慰那些属马属牛的朋友。我是吝于与人欣喜或懊恼的。

故事的开头平淡无奇。这头驴子不知从哪里听说一种名叫蒿菁的草，非常想尝一尝。他问遍了所有的老驴头，可绝大多数对这种草长什么样子，长在哪里，什么味道一无所知，只有一位很远从南方移民过来的老驴子听说过这个名字。“那蒿菁哪里可以找到呢？”驴子问。老驴子扁了扁嘴，呻吟似的答道：“不知道啊。”

驴子默然地回了家。三天后，驴子收拾收拾东西，独自朝南方走去。他走啊，走啊，饿了啃几口涩涩的不知名的草，渴了吮几滴露水。每见到一只动物，他就睁大眼睛问道：“你见过蒿菁吗？”动物们都是千篇一律地摇头。一次次的希望，又一次次的失望。可驴子不气馁，依旧问下去。

大约森林里很少见到驴子，也很少有人问这样一个怪问题，于是驴子莫名其妙地出了名。大家都听说有一头驴子从遥远的地方跋涉而来，找一种名叫蒿菁的草，已经找了很久，而且看样子还要找下去。于是崇拜者有之，说他够头雄驴子（这儿我本想写够个男人来着）；鄙视者有之，说这样没头没脑找蒿菁太傻了。反正来观赏驴子的动物日渐其多，鼎盛时期仿佛皇帝出巡时夹道迎送的百姓。据说还有一头美丽温顺的斑马小姐对驴子发生了跨种族的爱情，对他频送秋波。

有几位森林中的老者觉得有提携教导后辈的责任。一位极智慧的老猴子劝驴子：“年轻人，你为什么要找蒿菁啊？

在这里我想讲一个关于驴子的故事。

让我们假设这头驴子膘肥体壮，智商 120，即心理、生理皆为上上品。因为我怕在一个不真的假设下推导出一个无意义的结论，者有悖于我所上的《数理逻辑》课。至于为何以驴子为主角，只是因为驴子是十二生肖外

是不是吃了可以长生不老啊？”驴子有些不知所措，他倒没有想那么多：“我只是想尝尝而已。”“那你就该现实一点，好吃的东西到处都是。你身边就有最嫩的青兰草，如果你想换口味，鲜美的蘑菇也有很多啊。别把时间浪费在路上了，做点正事吧。”一只自由自在的据说到过世界各地的老羚羊劝驴子别那么折磨自己：“干嘛跟自己过不去呢？找自己顶喜欢的草来吃，吃饱了找自己顶喜欢的事来做，怎么能让一件事束缚住呢？快快乐乐，来去如风，多好！”一头老成持重的大象说他只凭一个名字去找，可能永远都找不到，值吗？驴子想了又想，觉得他们说的都有道理，可他还是决定去找他的蒿菁。

就像天天吃学一的饭菜，有一天会发现看见学一的招牌就饱了，动物们的好奇心得到了满足后，对驴子再也不屑一顾了。不就是一头没长五条腿的驴子吗！盛大的观摩团也就曲终人散。那位温柔漂亮的斑马小姐呢，大约再也无法忍受驴子的沉默迟钝，不解风情，爱情之火顿然熄灭。

可这一切驴子毫不关心，于是独自向南走去。依旧是跋山涉水，穿林海，过雪原，依旧是问动物们永恒不变的问题：“你见过蒿菁吗？”，依旧是看到永恒不变的摇头。后来驴子在问的时候丝毫不抱有得到肯定回答的希望，问题只简化为：“你见过吗？”依旧是摇头。

又一日翻过一座山，驴子蓦然看到脚下是一片无边无际的蓝色。驴子有些吃惊：“这大约是海吧。难道我已经到了陆地的尽头！”驴子惊慌地环顾四周，果然陆地被海水齐整地割裂。海的那一头只是白茫茫的一片。咦，那边沙滩上懒洋洋地晒着太阳的不是一只海龟吗？驴子快步上前，有些迫不及待地问道：“喂，海龟，你见过吗？”海龟费力地睁开眼睛瞧了瞧驴子：“见过什么呀？”驴子呆住了。他觉得所有的动物都应理所当然地知道他在问什么，而且那么长的时间里也确实是这样。他已觉得无必要再重述。于是那个东西渐渐地被淡忘漠化，终于了无痕迹。他的脑袋里只记得要找寻一件东西，至今没有找到。而究竟要找什么，他竟然忘得干干净净。驴子木然地呆立在海边，茫然失措。

后来呢，有人说驴子潜海想到海的对面找他想要的东西，在半途中淹死；有人说驴子在半夜爬上了海边最陡的悬崖，毫不犹豫地跳下去；有人说驴子返回了故乡，成家立业，和一头贤惠的母驴子生了七个女儿，九个儿子，最终无疾而终。

驴子最后究竟怎样了呢？我真的不知道。



1832年5月30日，清晨。

名不见经传的Glaciere湖面上雾气弥漫，岸边的青草上挂着露水。一声枪响，被惊醒的水鸟尖声叫着，扑着翅膀远去……（注一）

我的名字是N. Lebon。现在是1864年秋天的一个晚上，我坐在回家的马车上。

我又想起了这一幕。14年来我常常想起这一幕，更准确地说，我常常想象，因为我没有目击那个清晨究竟发生了什么。有目击者么？我不知道，也许全部的目击者就是他们两个，一死，一生。但这一幕还是时常在我脑海里浮现，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就像是我曾亲眼看见似的。

前几天，那个熟悉的名字又成为了巴黎各报纸的头条。Liouville教授在《纯粹与应用数学杂志》上发表了他生前的数学著作——那区区60页手稿一直由我们亲爱的Chevalier（注二）保存着，在3年前转交到Liouville手上——有人说会有一代又一代数学学者为了这些手稿而忙碌终生。我不懂那些数学。我只记得14年前他的名字也经常出现在巴黎各大报纸的头版，当然，不是因为数学。而今日，他安息的地方找不到一块墓碑，也没有人确切的知道是在公墓的什么方位。

他的名字是Galois。

（一）

1832年6月2日，中午。当我在送葬的人群中遇到V. Delauney的时候，队列已经到达了市郊的公墓，几个人正

将Galois的灵柩抬下车。回头望去，几千人的队伍延伸到视线尽头，学生，战士，人民之友协会的同志，大部分都是陌生的面孔。像这个季节的许多星期日一样，巴黎的天空安详而静谧。

一天之前我接到Galois去世的消息，他和Duchatelet（注三）在Sieur Faultrier（注四）疗养院附近的Glaciere湖边决斗，说是为了一个女人。由于是多年战友，二人用了俄式轮盘赌（注五），又有人说是用两把枪互相顶着射击，但只有一把上了子弹。Galois腹部中弹，当场昏迷，据说是被一个过路的农民抬到Cochin诊所。第二天上午他就死了。

“前天上午10点走的。他没让神父给他祈祷。”V. D告诉我。

“我听说了。他就是这样的人。一个人可以自己和上帝交流，又何须神父。”我说，“他在Cochin的这一天里谁在他身边？”

“他弟弟，叫Alfred。那孩子现在逢人就说他哥哥是被谋杀的。”

“那会是个不小的传闻……”

“所以Duchatelet逃走了，他没脸见人。”

“我想的是，警察也会担心这个传闻的吧。”

“哦……”V. D冷笑了一声，“所以他们昨天才那么干……”

昨天晚上，一批警察突然闯入人民之友协会内部会议的会场，带走了在场全部的几十个人，理由是预防协会在第二天Galois的葬礼上煽动闹事。不错，当时协会是在讨论葬

礼的事，但警方怎么会知道？又怎么会知道会议地点？这简直就是在告诉我们协会里有警察的奸细。我觉得这有一点奇怪。

“我看，”V.D说，“这里每隔5码就站了一个警察的人。这几天局里紧张得很，巴黎的报纸上都不给发消息，所有提到Galois的要局长签字才给发。”

“他们真那么害怕么？而且，这不是让每个长了眼睛的人都看出他们心虚么？”

“尊敬的来宾们……”人群一下子出奇的安静，一位市民代表开始致悼词。我远远看见一位老先生站在众人之前，他身后是盖满鲜花的棺椁。

那一天直到道别，V.D和我没再说过一句话。当一铲一铲6月的新鲜的泥土扬起时，人群中传来低声的啜泣，一位站在最前面的男孩想冲上去抱住棺盖，被人拦住——凭长相我猜那就是Alfred，Galois的弟弟。我站在那里，试图在头脑里构建事件的前因后果，却感到疑点重重：决斗的过程，消失的当事人，还有这几天警方的紧张反应……我的思绪开始混乱。我好像看见了清晨湖面上迷蒙的水雾，听见了那一声致命的枪响——或者，致命的真的是那一声枪响么？

那一刻，我产生了一个信念：我要了解真相，唯一的真相。

(二)

1832年6月3日，傍晚。

“我现在几乎可以确定不是警察干的。”这是V.D来访我住所时说的第一句话。

“我原来也是这么想的，但是……还是先说你的想法吧。”我看着这位先生在他惯常坐的位置坐下，觉得过去的这一天里他应该和我一样在四处探听消息。



“那帮兄弟给放回来了。他们没受什么罪，警察居然还问了他们知不知道Galois是怎么死的。”

“这能说明什么呢？如果警察明知故问呢？”

“不错，有一个兄弟就这么反问说‘杀死Galois的人不是就坐在我面前吗？’”V.D轻描淡写地说，“问题在于，明知故问对他们有什么好处呢？每一个看了报纸的人都在问‘是不是警察的密探躲在草丛里开了枪’‘是不是那个叫Stéphanie的女人就是警察的密探’……所以，警察不可能再用明知故问来试图洗刷自己。”V.D接着说，“更重要的是，如果警察要杀Galois，何必等到这么晚才下手。”

“怎么没有？在Sainte-Pelagie监狱里不是有一发子弹（注六）从窗口射进他的房间么？”我笑着问，虽然我知道那件事不说明什么。

“我问过了，当时房间里除了Galois还有好几个人，打伤的是靠近窗口的那一个。的确子弹是从监狱看守的阁楼射出的，但当时是晚上犯人正要就寝的时间，如果是监狱方面或警方的人要杀Galois，他们不可能认为当时房间里只有Galois一个人，也就不可能随便向窗口的那个人开枪，因为这样有很大的概率会击中另一个，结果也就是击中了另一个。而且伤者就站在窗口，射程也不远，有意要射死的话应该不难做到，却只是射伤，还是轻伤。警察派这样笨手笨脚的暗杀者不是留下话柄、自找麻烦吗？”果然，V.D也查了这件事。

“且不说那件事，”V.D接着说，“Sainte-Pelagie是警方控制的，Galois在那里待了那么久，有几个人还说他曾试图自杀。无论这是不是真的，至少，如果警方想在监狱里对Galois下手是很容易的，比如，让他死于‘自杀’不就可以了？”

“其实我并不反对排除警方试图在Sainte-Pelagie暗杀Galois的可能性，”我望着V.D说，“至少，如果Galois死在监狱里，谁都会首先怀疑是警方干的。但出了监狱之后就说不定了。”

“难道你认为警方把Galois转移到疗养院再让Faultrier（注七）动手？你该不会和那些小报读者一样，一看到说Faultrier受控于警方就怀疑他吧？”V.D几乎要被我的话惹恼了。

“不是，我想在这一点上我和你的判断应该是完全一样的。”我试图缓和一下快要紧张起来的气氛，“如果警察想借Sieur Faultrier疗养院动手那更加没有道理。Faultrier以前是国民自卫军的军官，也算是个共和党人。且不论他是

否是警方的人，Galois 在他手上待了一个月，如果要杀他，何必要等到他康复之后？在他刚到的时候就让他‘死于传染病’对于疗养院老板来说不是更方便么？的确，Galois 是在 Faultrier 家的聚会上认识了那个女人，但如果这是 Faultrier 有意安排的话，就等于说他想借主治医生（注八）的女儿来挑拨两个共和党人决斗，还需要收买 Duchatelet，这不是太麻烦又太没有把握了么？就算是 Faultrier 只想出了这么个荒唐的暗杀计划，那么，他也可以找个借口自己来和 Galois 决斗，或者让 Stéphanie 的父亲来决斗，这都比收买 Duchatelet 更加方便，成功的机会也更大。就算是警方来收买 Duchatelet，Faultrier 只负责暗杀计划的其余部分也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对警方来说，Galois 还没有重要到需要去收买他多年的战友绕那么大一个圈子来暗杀的程度。”

“你也查了那个女人的事……那么，”V.D 笑着说，“你为什么还怀疑警方呢？”

“我只是有一点想不通，”我说，“为什么警方在葬礼的前夜来逮捕我们的人，这不是暴露了他们在协会里有奸细么？还有，为什么 Galois 死后警方那么紧张。”

“我觉得后一点是你多心了，毕竟那个老 Galois（注九）的葬礼可让当局够受的，这回警方自然会小心。”

“至于前一点，你倒是提醒了我。”V.D 的语气突然低沉下来，而他接下来的话让我心惊胆颤，“我可以告诉你的是，协会里的某些人其实一直都知道警方有奸细，甚至知道他们是谁。更多的我也不知道了。我想，警方也是明白这一点的吧。”

我和 V.D 都很久没有说话。窗外已经黑透，街边的灯一盏一盏亮起来，行人在这些并不热闹的小街上匆匆走过。

“你是说，”我终于开口，“警方和协会的关系并没有那么简单？”

“算是吧……”V.D 低声说，“但更可怕的人不在那一边。”

我有同感，可怕的人不在那一边。

“我现在想弄清楚的是 Duchatelet 那天清早究竟干什么。”V.D 说完这句就起身告辞了。

(三)

1832 年 6 月 4 日，早上。

V.D 的信放在我的桌上，他将 Galois 在决斗前夜给我们二人的信抄写了一份给我，询问我是否同意将它和另一



封 Galois 给全体共和党人的信一起发表在《百科全书派评论》（注十）上。他将另一封信也抄了一份给我。

前一夜，我和 V.D 都开始怀疑 Galois 的死是共和党人内部的问题。协会里其实早有某些领导与警方有联系的传闻，但我都当作是谣言没有在意。但现在，警方有奸细的实情已近乎昭然若揭，协会却没有丝毫反应，好像那几十个同志被释放之后这次突然的逮捕就像没有发生过一样，我曾忽略的传闻与种种蛛丝马迹开始萦绕心头，越看越可疑。

我开始读第一封信，它非常短。

“有两个爱国者约我决斗……我无法拒绝。”我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两个，为什么是两个？我继续看下去：“请原谅我没有通知你们之中的任何一人。我的对手们要我提出保证不预先通知任何一位爱国者。”

毋庸置疑，Galois 有两个对手，至少在他决斗之前他认为是有两个对手的并且，至少在 Galois 眼里，这两个人都是共和党人。如果一个是 Duchatelet，那么另一个是谁？

信的最后一句是“我至死还是你们的朋友。”然后是签名。

至死！我再一次感到惊讶——为什么 Galois 如此确信不幸的一定是他？为什么他在决斗之前就坚信自己会死？

我接着看了另一封信，Galois 向全体共和党人宣称他是为了一个“下流的卖俏女人”去决斗，为一件“无聊”而“可鄙”的事去死，他“想尽办法试图拒绝这场决斗却迫不得已接收挑战”。他最后写道：“不要责备杀死我的人们。他们是忠诚的。”

我放下信纸，好像事情已经变得越来越复杂了。柔和的阳光从窗户里射进来，窗户的影子已经从桌面上移到了地板上，我却感到被黑暗包围。

首先，如果 Galois 没有三次笔误的话，的确是有两个人和他约定决斗的。第三个人显然不可能是 Stéphanie 的情人，那么他是谁？如果他也是共和党人，为什么搅入 Duchatelet 和 Galois 的私人恩怨——如果真是为了那女人决斗的话——并冒生命的危险呢？我感到未知情况太多，无法思考下去，转而想决斗的当天究竟是什么情形。同样，又是一堆没有答案问题：有几人在场？那身份不明的第三个人来了么？究竟是他还是 Duchatelet 击中了 Galois？如果是 Duchatelet 先上，那么他就目击了全过程，而如果这个过程没有一点阴谋的话，在今日人们猜疑不休的时候他为什么不站出来澄清事实？如果 Duchatelet 作为杀死 Galoius 的人躲藏起来还情有可原，那么他为什么也躲藏起来？或者，这个人约定了却没有出现在决斗现场？是因为万一泄露了什么也有不在场的证明么？……如果再退一步，暂时不去想这第三个人，并假设双方按照约定没有通知其他人也没有帮助手，也就是说决斗当天只有 Duchatelet 和 Galois 二人在场，那么又是怎么决斗的？俄式轮盘赌么？那么有几把枪？如果是一把抢互相射击，那么谁保证没有人在枪上动手脚？如果是两把枪互相顶着射击，那么在没有第三个人在场的情况下谁来保证是上帝决定谁的枪有子弹？又怎么会是腹部中枪？……就算某一天 Duchatelet 给出了一个对决斗过程的解释，又有谁可以证实呢？

我感到，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很难不怀疑这场决斗里没有阴谋，而且好像阴谋者已经成功地把自己卑鄙的作为变成一场谜案。然而，如果这是来自党内的阴谋的话，所有的谜团就都可以说得通了：女人只是借口，决斗只是圈套，所以那两个“爱国者”才百般纠缠 Galois 不放手，还巧妙的使决斗当天没有别人在场……而指使这一切的幕后人，说不定正坐在党旗下等待风波平息吧！

我再一次拿起信纸的时候双手开始颤抖，因为我又有了一个来自直觉的推断，那就是 Galois 本人在决斗前已经洞察了一切。

所以，他知道他一定会死。

“啊！为什么要为这样无聊的事情而死去，为什么要为这样可鄙的事情而死去？”再一次读第二封信时，我好像开始明白这句话的真正含义，还有最后一句的真正含义：

“不要责备杀死我的人们。他们是忠诚的。”



(四)

1832年6月4日，下午。

“你没有任何证据。”在 V.D 的寓所里，听完了我的推断——准确地说，大部分只是猜想——V.D 冷冷地说，虽然我看出了他在控制激动的情绪。

“如果，杀死 Galois 是向警方和当局讨好的第一步……你知道，如果有些人真的在和警方交易的话……”我说，“如果有些人在谋求妥协，即便不是警方提出，他们也会动手剔除党内的激进分子。”

“我承认你的‘如果’很诱人，”V.D 好像是为防止我说什么，立刻接着说道：“但我提议，如果你我想进行任何有实际意义的交谈，我们还是从尊重事实开始。你知道第二个‘爱国者’是谁了么？”

“我很有兴趣知道。”

“如果没有弄错的话，”V.D 说，“他就是 Faultrier，疗养院老板。”

“是么……”我有些意外，“的确，那算是个共和党人。他那天早上去了吗？”

“我自然是没找到他问这个问题。其他人的答案也都毫无意义。我推断是 Faultrier，因为从 Galois 的信来看是一个熟悉的人，并且这场三人决斗并不让 Galoius 感到奇怪，所以那个人必然和 Stéphanie 有关，但又不可能是情人关系，所以那些和 Galois 年龄相仿的共和党人就能被排除了。Stéphanie 的父亲和兄弟都不是共和派的，当时 Galois 身边的“爱国者”只剩下 Faultrier 一个了。至于为什么参加决斗，可能 Galois 和 Stéphanie 的事惹到了他，但我想这不重要。

有意义的一点是，如果真的是 Faultrier 的话，至少我看不出这样一个人和协会有什么联系，而且我们之前已经排除了 Faultrier 有意暗杀 Galois 的可能。”

“我们排除的是 Faultrier 受警方指使实行谋杀的可能，没有排除受共和党人收买的可能。退一步，就算 Faultrier 与阴谋没有关系，也不能排除 Duchatelet 受指使实行谋杀的可能。”我努力的使自己冷静，“你无非是想说，Duchatelet 不可能把一个无关的人挑唆起来参与决斗来见证自己的阴谋，所以 Duchatelet 不是要谋杀 Galois。但现在看来不排除当天只有两人决斗，Duchatelet 可能用什么办法使 Faultrier 最后没有按时出现在决斗现场，再挑唆 Galois 只和自己一人决斗，然后下手。”

“是的，我的确不能排除你提出的可能性。”V.D 的语气显得有些急躁，“你已经陷入了党内有阴谋的假设，虽然你自己也知道这没有什么根据，只是不能被驳倒而已。但不能被驳倒不意味着就是真相。你尽可以发挥想象提出一万种不能被驳倒的可能性，但那又有什么意义？我不想再受你引诱去想所谓的党内的阴谋。”

“我觉得是你心理上排斥党内有阴谋的可能性。我不知道这是为什么，”我知道现在应该让彼此先平静下来，顿了一顿接着说，“你在一天之前不是也说‘更可怕的人不在那一边’吗？”

“但我很快就几乎排除了这种可能，不像你，深陷于此。”

“你有证据么？”

“请你听完我的话再做评判。”V.D 说，“我们现在已经知道的是，约定决斗的另一人是 Faultrier，现在不确定



的是决斗当天 Faultrier 是否在场，和他是否受到某方面的收买要杀死 Galois。无论怎样，第一，如果这是一次受到收买的被指使的谋杀，那么为什么不在那个清晨的湖边神不知鬼不觉地杀掉 Galois，再做出决斗而死的假象呢？只使 Galois 腹部受伤，不是容易败露阴谋么？第二，也是更重要的，如果这由于种种原因是一次动了手脚的决斗，又由于种种原因留下了 Galois 伤而未死，那么，在接下来的一天里，在 Galois 待在 Cochin 的一天里，在他那个深信他是被谋杀的弟弟的陪伴下，Galois 怎么可能不揭露这场阴谋呢？难道他对假决斗毫无察觉吗？”

“可能 Galois 没有能力说……”

“他有说话的能力。但他只和他弟弟说了一句话，是‘不要哭，我在 20 岁时死去，需要我全部的勇气。’”

“我的话还没有说完。即便他有能力说也不会说，这正好就是我的猜测。”我缓缓地说，“我猜测 Galois 在决斗前就洞察了阴谋，而决心不揭露，事后自然也不会去揭露。”

“你疯了，”V.D 望着我，“你莫不是还要告诉我 Galois 的信里都不是实话？他这么一个人怎么会对你我说慌！按你的说法，Galois 是——自杀？”

“不是传说在监狱里他就想自杀么？”我说，“现在他的凶手帮他做了。但是，”我感到心潮澎湃，只能尽量平静地说，“被谋杀的自杀终究不是自杀，玷污了高尚的卑鄙不会因此而少一些卑鄙。”

房间里陷入安静。

“这是抒情，”V.D 叹道，“但不是推理。”

“那么，你推理的结论是什么呢？”

“这是一件与外界无关的谋杀案，全部的问题都在 Galois 和 Duchatelet 两人之间。”V.D 说，“我的结论一定让你很失望，对吗？”

“至少，”我说，“你也无法解释 Galois 为什么如此确信自己会死吧。”

然后我起身告辞。

(五)

那一天之后，我和 V.D 很久都没有联系。我努力搜寻党内阴谋的蛛丝马迹，侦查协会高层与警方的关系，但条件有限，并没有得到特别有力的证据；我又试图调查

Duchatelet 那几日的行踪，还有他与 Galois 二人曾经的交往，Galois 生前的敌人与朋友等等，希望得到线索，也是困难重重。一个月过去了，一年过去了，Duchatelet 没有出现，Faultrier 不见踪影，Galois 在被人们遗忘，但协会还是协会，党还是党，政治的天气依旧一天一变。我的猜测有过很多修改，但我始终相信，这是一起政治谋杀，Galois 没有揭露的真相会有大白于天下的时候。

我后来又收到了 V.D 的一封信，他说他一直在努力调查 Galois 和 Duchatelet 的私人恩怨，虽然希望越来越渺茫……他的信里有长长的推理，又问我这么长时间来又没有什么进展。我没有回复他。

此后很长一段时间，我的脑海里时常浮现清晨水雾弥漫的湖面，还有那一声枪响。有的时候，我会拿出 Galois 给我和 V.D 的信，就是 V.D 抄给我的那一份，一边读想象着 Galois 写下这些话时的感觉：“……请不要忘记我，因为命运不能让我活到祖国记住我名字的那一天！我至死是你们的朋友。”

高尚的人！会有那么一天的，让所有人知道这一切的真相，让祖国记住你是谁！

(六)

在 14 年后的今天，我由于偶然的机会拜访了 Chevalier，Galois 生前最亲密的朋友，也是其数学手稿的保存者。这个空想社会主义的门徒在乡间与蔬菜们一起生活。我去的时候比预计晚了一些，夕阳已经在对面的山坡上逗留，从 Chevalier 的窗口望去，几个农家的孩子在水塘边玩耍。

“他的内心一直无法宁静……” Chevalier 说，“从某种程度上，他一直在自我寻求毁灭。”

“我并不反对这一点，”我说，“但我还是相信他的死是一个政治阴谋，很可能是共和党内的阴谋，并且，我相信他洞察了一切却至死没有揭示。我一直在等待真相浮现。”

“有阴谋吗？” Chevalier 显得有些吃惊，“我不了解是否有阴谋，但我可以确信的是，如果他洞察了什么阴谋，是绝不会隐瞒的。”

“您真的如此确信？您有什么理由吗？也许您比我更了解他一些，但是……”

“您认为，他有什么理由隐瞒谋杀他的阴谋吗？” Chevalier 反问我。

“也许，是对党内兄弟加害于他感到绝望，也许是不愿揭露共和党的丑闻，等等。”

“您不认为他是我们身边有过的最勇敢虽然也是最冲动的人吗？您不认为揭穿丑恶比包容着丑恶去死需要更大的勇气吗？他是绝望的，但他的绝望都是对自己的，对外界的丑恶他从来都是毫不留情的。他憎恶丑恶到了憎恶世界的程度。他不会因为绝望，哪怕是对生命的绝望，而对任何丑恶听之任之。”

“至于您说的不愿揭露共和党的丑闻，我认为这在 Galois 来说是不可能的。他最厌恶说谎，所以，您不可能使我怀疑他最后给你们、给我、给所有共和派的信里有一个字是不诚恳的。”

“他只信仰自己的上帝，其它对于他来说没有什么是不可推翻的。共和党不是他的信仰，他加入共和党只是因为后者符合他的信仰。所以，如果共和党不符合他的信仰，如果他知道了共和党的丑闻，他一定会跳出来像他曾经和你们一起去与敌人斗争那样来与你们斗争。就是他自杀了一半，也会停止自杀，来揭丑闻的。”

“那么，”我说，“您怎么看待他的死呢？您一点也不怀疑这里面有阴谋吗？”

“我不知道……我认为也没有必要知道。就认为他是像报纸上说的那样，为一个无关紧要的人和另一个无关紧要的人决斗而死，又有何妨呢？”

“当然您可以这样看……”我叹道，“也许，我一直都不愿接受这就是英雄 Galois 的结局。”

“英雄 Galois……” Chevalier 重复道，“但有谁规定怎样的结局才是英雄的结局呢？ Galois 就是 Galois，他很简单，他的死也应该很简单。如果真的要制造什么悬疑或是英雄传说，那还是留给历史学家和小说家们去做吧。”

Chevalier 望着窗外，夕阳最后的光线在窗台上一点一



点退去，房间也有些暗了下来。我坐在一边，无言以对。

“如果真要我说一点什么的话，我想说，他是一个如火焰般纯粹的人，也是一个充满弱点让人无法忍受的人。他的母亲就是因为无法忍受他才搬到别处去住的，后来甚至寄人篱下，衣食堪忧。像他这样的人，遇到这种命运，几乎无处可去，所以他几乎注定会在 1832 年去死……说这些又有什么意义呢？所以，”Chevalier 说，“我从不追问他死的真相，我相信那不复杂。你要是听过他谈论数学与教育就知道，他最讨厌将简单的问题复杂化。”

我们没有再谈 Galois。然后，我走出 Chevalier 住所的时候，感到心中空荡荡如迷茫的湖水。这么多年的追问，种种猜测都越发显得渺茫，也许我一直等待的真相只是我一直都不愿接受的那一种可能，也是最简单的一种可能：正如 Chevalier 所说，Galois 为一个无关紧要的人和另一个无关紧要的人决斗，死于某种俄式轮盘赌的厄运。而他对必死的确信，归结为疯狂与绝望。

英雄不朽的塑像缺失了一角，这一缺口里，是冲动，偏执，自我毁灭，还有脆弱。是的，这就是真相，一个不完美的英雄，一个有着不浪漫、不动人的结局的传奇，和一个我远不及 Chevalier 了解的真实的 Galois。

我想，至少 14 年后的今天，祖国记住了 Galois 的名字，不是为政治，而是为数学。我，V.D，也许还有很多人，希望从 Galois 之死的真相里还他以英雄的声誉，但我们没有做到的事情由 Chevalier 做到了。

望着车窗外漆黑的夜晚，我仿佛又看见了清晨的 Glaciere 湖，但我知道，迷茫的水雾已经散去，此刻，碧波荡漾，野草青青。

.....Fin

注释

注一：N.L 与下文的 V.D 二人是 Galois 的朋友，他们三人都是人民之友协会 (the Society of the Friends of the People, 著名的共和党人协会) 的成员。波旁王朝复辟期间法国三大政治派别：保皇派、君主立宪派和自由派，共和党是自

由党中的激进派（左派）。人民之友协会是共和党人主要团体，Galois 在 1830 年 11 月加入该团体。

注二：Galois 生前最亲密的朋友，Galois 决斗前一夜给他写过著名的长信，几乎全部在写自己的数学工作与未完成的数学工作。Galois 的数学手稿由其弟弟转交 Chevalier 保存，在寻求发表时遇到许多困难。

注三：Ernest Armand Duchatelet, Galois 多年战友，高等师范学校法律系学生，在高师时就与 Galois 相识。他们都曾参加国民自卫军炮兵团 (National Guard)。1831 年 7 月 14 日在庆祝攻占巴士底狱 43 周年的集会上，二人一起被捕，关押在后文提到 Sainte-Pelagie 监狱。

注四：1832 年春法国爆发霍乱，为防止年轻犯人大量死于传染病监狱将犯人转移到疗养院。Galois 于 1832 年 3 月 16 日被转移到 Sieur Faultrier 疗养院，此时距他刑满还有一个多月。

注五：(Russian roulette) 左轮手枪里只上一发子弹的决斗方式，二人轮流互相射击，“让上帝来决定死生”。

注六：1831 年 7 月 29 日夜在 Sainte-Pelagie 监狱，一发子弹从窗口射入 Galois 与其它几名犯人同住的房间，使一人受伤但不是 Galois。

注七：Sieur Faultrier 疗养院的所有者，疗养院由其姓名命名。相传疗养院受控于警方，Faultrier 同时也是监视犯人的情报人员。

注八：Jean-Louis Auguste Poterin du Motel, Sieur Faultrier 疗养院的主治医生，Stéphanie 的父亲。

注九：Nicolas Nicolas-Gabriel Galois, Galois 的父亲，布尔市市长，自由党人。保皇派教士用阴谋败坏其在市民中的声誉，他于 1829 年 7 月 2 日在巴黎自杀。老 Galois 的葬礼上发生市民与教士的冲突。

注十：共和党人的重要报纸，登载了 Galois 决斗前夜的三封信，分别给 Chevalier, V.D 和 N.L，以及全体共和党人。

眼前直下三千字，
胸次全无一点尘。





书页翻动成
悠扬的乐章，
墨香氤氲出
渺远的风景。
阅读成就澄明的双目，
句读间尽览前人的哲思。

文艺随笔

文 \ 停时

一

《红楼梦》对我来说曾是文学的典范，对它的文化观念更是长期浸淫其中。

但在喜欢西方文学之后，在迷恋于哈姆雷特、堂吉诃德等文学形象之后，《红楼梦》却不免使我感到了几分缺憾。我认为这缺憾来自人物缺少象征性。《红楼梦》里的人物，性情、气质、教养、思想都栩栩如生，而且富于典型意义；但哈姆雷特、堂吉诃德这样的形象，除了性情、气质、教养、思想之外，还有对他们自己来说是身不由己的“展现”，他们令人印象深刻之处，也恰恰在于此“展现”。如今读者若是在生活中认同于宝黛，难免幼稚甚至病态；但尽管哈姆雷特、堂吉诃德有那样多的缺陷，我们却不妨在生活中虽有些自嘲，但却也是自豪地认同于他们。

这或许在于“私域”与“公共领域”的不同，日本传统的私小说在此和《红楼梦》的缺憾是一致的；古希腊悲剧所昭示的戏剧传统，塞万提斯所昭示的小说传统，都是在“公共领域”背景下而存在。公共领域几乎总是比私域有更难测的深渊，更多的“莫名”，但正是这样的难测和莫名使人物得以身不由己地“展现”那比性情、气质、教养、思想都更为深刻，更为原初的“此在”。当我们提及宝黛时，我们想到他受制于一种命运；但当我们提及哈姆雷特或堂吉诃德时，他们的名字却代表了一种命运本身。在宝黛的例子中，恐惧与颤栗的背后是大虚无；而在哈姆雷特、堂吉诃德的例子中，恐惧与颤栗的背后却有着自我确证的幸福。

或许人生的目的就在于：将自己的生命变成一种命运，而不是受制于一种命运。这却唯有在公共领域的背景下才能得以实现。

二

可以说文艺作品中有三种性别：男人、女人和尤物。

安娜·卡列尼娜堪称典型的尤物形象。巴赫金评论说：“不应把她堪称一种性格（她是什么样的人），而应当把她视为一种状态（她遭遇了什么，她做了什么）。她以一位有夫之妇的身份爱上了沃伦斯基，这就是她那主要的过失之所在……显而易见，这里写的不是个性那来龙去脉的成长，而是危机，是那从一开端就有的灾变。托尔斯泰展示的是，一种状态怎么掌握住心灵，并不去丰富它，而是预示命中注定，成为恣意支配它的劫运。那个幽深的、模糊的意识总在对安娜说，新生活是无法建设起来的，幸福乃是不可能的。”

安娜在此已经成为“情欲”的化身，巴赫金指出，在许多悲剧的爱情故事中，“男女主人公乃是毁灭于社会的惩罚，社会与内在情感的自由之上升相对立。”但在那里女主人公是作为“女人”而非“情欲的化身”出现的。巴赫金指出：“在托尔斯泰笔下，整个事情的关键并不在于上流社会的裁断，而是在于那审视自身的内在的裁断。对法则的任何一种破坏都要遭到内在的惩罚。人一旦偏离本真的道路，毁灭便不可避免，一切旨在拯救的企图均属徒劳无益。这是与人的本性内在地相应着的法则。”许多人因为没有辨明安娜形象的“尤物”性质，对小说作了相当肤浅的解读。

另一方面，遗憾的是，托尔斯泰笔下的“女人”并非“会思想的芦苇”，像娜塔莎、吉娣这样的形象，虽然成功地完成了从少女到母亲的转变，却没有达到和男人比肩的高度。

四

“尤物”和“女人”的对位关系也在美国影片《秋日传奇》中得到了精湛的艺术体现。影片中老三的未婚妻，钟情于老二最后又嫁给老大，是典型的“尤物”形象。值得注意的是影片中老二和熊一样，是莽原原始力量的化身，因此他与“尤物”的交合就象征着原始阳性力量和阴性力量的融合，但这完全在人类生活的世界之外，是盲目的，老二终于漫游远去。老二归来之后，和邻家的印第安女孩成婚，这是一个女人，她以“女人的力量”驾驭了老二的原始力量，而在影片隐含的叙事结构中，她死于“尤物”的诅咒，也即那最终不可避免要暴虐起来的“情欲的力量”，而尤物也在内疚与自责中死去。如果她是一个“女人”，通奸的罪孽原是可以像《红字》的女主人公那样得到救赎的。影片名为“传奇”，“尤物”总是奠基于一种神话的叙事方式。可以肯定的是，现实生活中一厢情愿把女人当“尤物”的人，总是比愿意成为、或不得已成为“尤物”的女人要多得多。



三

我觉得而在艾萨克·辛格和博尔赫斯的短篇小说之间存在着一种冥冥的、几乎是完全对立的关系。两者都是伟大的作家，博尔赫斯自觉地拒绝任何一种现存的文化和文学传统，他笔下的任务和世界都是虚幻的，不能做伦理的、甚至美学的判断，像埃舍尔的绘画一样在精妙的形式背后呈现出宇宙的“空”；辛格却深深扎根于犹太文化的种种迂腐颟顸之处做出了辛辣的攻击，他的根基依然无比深厚。辛格笔下的人物即使在世界上流浪、受挫，却永远具有优美的平衡感。他们的应付裕如在不明就里的人看来像是自暴自弃。两者冥冥中的联系，正如“有”和“无”之间的关系一样，既互为背景，又互为呈现。

把波兰导演基耶斯洛夫斯基（《红》《白》《蓝》《十诫》《薇罗妮卡的双重生活》）和前苏联导演塔科夫斯基（《伊万的童年》《镜子》《乡愁》）做比较是有意思的。基耶斯洛夫斯基的影片几乎总是有很强的秩序感，镜头的叙事进程貌似悠远、实则迅疾地指向一个意义的归宿，其秩序感使人想到美国诗人史蒂文斯的一首诗：把一个坛子放在山巅，于是仿佛向山巅奔涌而来的种种景象都有了秩序。在此意义上，可以说他的影片是高度象征性的：每次看完他的影片，我都会感到自己和神订了一份契约。

塔科夫斯基的影片则没有这样类似的秩序感，其视角是“散点透视”的，如果一定要说其叙事有秩序的话，其秩序也并非来自基耶斯洛夫斯基式的、个体本位的“高度象征性”，而是俄国文化本位的“对根基的归属感”。象征生命之源的滴水声，变幻不定的原野上的光线，在塔科夫斯基的影片中一再出现。然而他所归属的并不是普希金以降的、亲西方的俄国近现代文化，而是沉睡的、温情的、野蛮的古代俄国文化，这几乎是苏联电影和苏联文学的特征。

五

《包法利夫人》是一本十分干燥的书，当初我很费劲把它读完，但事后“反刍”，我感到它远比那本读起来扣人心弦的《安娜·卡列尼娜》深邃。好比两幅油画，《包法利夫人》有着不同层次的敏感，摇曳着不同亮度的光，最奇妙的是这些光是第一眼看去很难发现的，宛如塞尚和德加的画——福楼拜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也正类似于他们两位在美术史上的地位；《安娜·卡列尼娜》却像马奈的画，是叛逆的，充满激情的，却又是文质彬彬和节制的——其闪烁的情欲并非肉感如雷诺阿，其揭示的邪恶并非邃暗如路阿，其大方的韵致并非咄咄逼人如埃贡·席勒。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最能与之对应的画家是蒙克，其次是路阿与凡高。

六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里几乎总是存在一个插科打诨、令人恶心的小丑。比如《白痴》中的列别杰夫，《群魔》中的利普京，《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老卡拉马佐夫，这些人总是在做一些损人不利己的事情，但他们所体现的更多是性格缺陷，而非道德缺陷：老卡拉马佐夫近乎邪恶，但其多愁善感的一面依然使他具有人性。而在卡内蒂的《迷惘》中，侏儒费舍勒不仅是令人恶心的小丑，而且是邪恶的化身，人性在他身上已经窒息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卡内蒂的作品堪称“悲剧”与“丑剧”的结合。

果戈理的小说也不乏丑角形象，但与陀思妥耶夫斯基有很大区别。《死魂灵》中的乞乞科夫，虽然其时时露出的愚蠢与胆怯令人可笑可鄙，其性格却是相当狡猾、诡谲的；索尔·贝娄的小说《洪堡的礼物》中的叙事人西特林也是这一类型——事实上这种投机钻营之辈在现代社会应运而生，比比皆是；而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损人不利己、插科打诨的小丑在生活中倒是相对少见的——果戈理和索尔·贝娄的小说属于“闹剧”，背后有着隐隐的辛酸，而在布尔加科夫那里则实现了“悲剧”和“闹剧”的结合。



七

对《群魔》我本应三缄其口，因为不可能比基拉尔在《浪漫的谎言与小说的真实》里剖析得更透彻了：“父辈人的真实长期隐蔽着，但是子辈人的骚动、狂乱、放纵，使父辈的真实以前所未有的力量爆发了。父辈惊讶地看到自己生育了一批魔鬼。他们从子女身上看到的是自己的反面，他们没有意识到树木与果实之间的关系，反之，子辈人却明显地看到父辈的愤怒包含着喜剧成分。‘恪守原则’几个字打动不了子辈，他们很清楚资产阶级的尊严是一种‘恶的信念’……”

“陀思妥耶夫斯基非常强调两代人之间的关系，强调父辈的责任。特罗菲莫维奇是所有魔鬼中的父亲……他言谈高尚，情趣浪漫，却照样背弃了一项项现实的责任。浪漫主义的自由主义是破坏性的虚无主义之父。

“在《群魔》中，一切始于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止于斯塔夫罗金。子辈是斯捷潘的真实，而斯塔夫罗金则是子辈的真实，是所有人物的真实……在资产阶级‘恪守原则’的背后，是群魔的骚动，在群魔的骚动背后，是死寂和虚无，是斯塔夫罗金冰冷的‘慵懒’。”

我认为，二十世纪堪称《群魔》继承者的小说当推卡内蒂的《迷惘》。尽管书呆子基恩深受女仆苔莱瑟、看门人巴甫和侏儒费舍勒的欺诈凌辱，他却其实是他们的“精神父亲”，而他们则是他的真实。正如《群魔》刻画了浪漫主义的自由主义和破坏性的虚无主义之间的共谋关系，《迷惘》也刻画了知识分子和“群众人”之间的共谋关系，两者都预言了极端恐怖的夜的来临。

(原文刊于第19期)

唯有时间和距离永恒

——读《查令十字街 84 号》

文 / 熊思雨

查令十字街 84 号，这个门牌号码几乎可与伦敦的另一个地名“贝克街 221 号 B 座”齐名了。我常常在脑海中幻想勾勒它的模样：反光的玻璃橱窗里摆着几本精装硬皮的大部头，店门口陈列了几架书，店内则放眼全是直抵天花板的老橡木书架，侧面看过去都是古朴且极有质感的书脊；扑鼻而来的全是古书的气息，那是“混杂着霉味儿、长年积尘的气息，加上墙壁、地板散发的木头香……一间活脱从狄更斯书里蹦出来的可爱铺子”。

旧书铺总给人以美好的期待，似乎就连这个称呼也带着一种咏叹的意味，让人提到它的时候都不免挂上一丝微笑然后浮想联翩。平时是难以见到的，我们常去的无非是“图书大厦”之类的地方，够大够亮却也拥挤吵闹，货架上来往停驻的皆是近两年的新书。旧书铺是不一样的，它带着一种英伦的风情，藏在某条古老的街道上；店面大多是幽暗的，零星的一两个顾客或者说读者在书架间慢慢抚过那一排书脊，停住，抽出，然后静静地开始阅读。我们所向往的，就是于千万中寻到恰好的那一个的会心一笑，还有在字里行间感受到的安宁和满足么。

如若说我们爱书，倒不如说我们爱的是那一份读书的心境。难寻的旧书珍本，难得的牵挂真情，才会让人在掩卷的时候心里满涨着幸福感。《查令十字街 84 号》正是这样一本被誉为“爱书人圣经”的书信集，记录了纽约女作家海莲和一家伦敦旧书店之间的书缘情缘。

马克斯与科恩书店 (Marks & Co) 位于伦敦查令十字街 84 号，专营旧书。

海莲汉芙 (Helene Hanff) 出生于美国费城，居住在纽约，是一个写剧本的穷困潦倒的女作家。她热爱英国文学，但是先纽约的书太贵，便将买书的对象转向了英伦。海峡另一边的马克斯与科恩书店的店员弗兰克德尔 (Frank Doe1) 则是海莲通信二十年之久的对象。第一封信开始于 1949 年 10 月

5 日，海莲这样写到：“我在《星期六文学评论》上看到你们刊登的广告，上头说你们‘专营绝版书’，你们用的‘珍本书商’一词让我有些望而生畏，因为我总是把‘珍本’与昂贵相连的。而我只是一名对书本有着‘古老’胃口的穷作家罢了。在我住的地方总买不到我想读的书，要么就是巴诺书店里头那些被小鬼涂得乱七八糟的邋遢书。随信附上一份我最急需的书的清单，如果你们有干干净净且不超过五美元一本的二手货，请将此函视为订购单，可以给我悉数寄来。”

回信是书店一个署名为 FPD 的店员回的。海莲收到书后，再次寄去信件并寄去了诸如鸡蛋、香肠、火腿等物资。五十年代初英国经济困难时期，物资实习的是配给制。海莲作为一个美国购书者，她的慷慨大方得到了书店全体店员的信任，部分店员也加入了和海莲通信的行列。当然最主要还是那个简称为 FPD 的弗兰克德尔与其通信，并在伦敦为她寻觅一本本旧书。

我对英国文学并无了解，海莲在信中开具的那些书目除去个别其余都要借助于注释。但我想那一份对书籍的热爱总是不拘于某个特定的国度，某个特定的时间，某本特别的书。我手里的这本简体本《查令十字街 84 号》除去书信集的正文，还附有序跋共四篇，尤以唐诺的《有这一道街，它比整个世界还要大》为妙。“愈好、内容愈丰硕、创见之路走得愈远的书，往往远超过我们当下的知识准备、道德准备和情感准备，我们于是需要一段或长或短的回身空间与它相处。好书像真爱，可能一见钟情，但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杳远理解和同情却总需要悠悠岁月。”

的确有这么一种说法，书非借不能读也。但总有许多人依然倾向于买书。虽说很多时候买书如山倒，读书如抽丝，但借来的书或是碍于限定的期限，或是为了书籍的品相而不敢在空白处做些批注，匆匆读就，只能算是留下第一眼的印象。一本书的再阅读不是可能，而是必然，同一本书在不同的年岁去读，经过了反复咀嚼和人生阅历的增益，往往

品出不一样的滋味。甚至有时都不需要等上许久，读过一遍，暂且搁置，再读一遍，便是迥异的感受。还记得那年因为语文课的模块展示，不得不去读尤瑟纳尔的小说，最初不仅觉得语言晦涩难懂，西方现代小说的荒诞和虚无更是无法捉摸；所幸反复读过几遍之后居然爱上了她的词句和意境，尤其是鲜艳的色彩和画面感。自此之后，便懂得了好书不厌多读，经典历久弥新的道理。

海莲的信件购书和我们的买书依然有所不同。她正色告诉德尔，她绝不买一本没读过的书，那不是跟买衣服没试穿过一样冒失吗？这句话真是很有意思，说明旧书的购买、收存和再阅读，不仅仅只是囤积居奇的讨厌行为或附庸风雅的恶心行为而已。我们大概没有像海莲这般文学女青年的时间和雅兴，更不可能像海莲这般在购书前就在信件里对书如数家珍，所以说可歆羡却难效仿。

《查令十字街 84号》本是书信集，虽说中文译本里正文几乎只占了六成，但我们还是回归书信本身好了。我们看到德尔在给海莲回信中，大多是出于事务性的叙述，不苟言笑的；而海莲在信中的语言可谓天马行空，时而调侃，时而淘气，时而发脾气，性情直率，鲜活的灵气在这位单身女作家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曾经也是读过书信体的，只觉得有些说教反而虚伪。读过海莲和德尔的书信往来，才知道信不必长，那些穿越了时间和距离的平静温暖才真正直抵人心。难怪乎那么多人迷恋书信的质感和潜藏的情意。驿寄梅花，鱼传尺素，多么委婉缠绵的意象和词句，绕着舌尖打个转还要在心里也烙下点痕迹。

可以说信的基调一直都是轻快的，直到篇末戛然而止，在死亡面前人的悲伤是那么的浅薄。一个平静日子收到一封书店寄来的但封面和署名有些奇怪的信，海莲得知德尔逝世的消息。生命毫无征兆地终结，不过如此。

突然又想到小山词，又想到《思远人》：“红叶黄花秋意晚，千里念行客。飞云过尽，归鸿无信，何处寄书得？泪弹不尽临窗滴，就砚旋研墨，渐写到别来，此情深处，红笺为无色。”四十年来，许许多多的读者都不愿把海莲和德尔仅仅定义为友情，甚至中译本的附录里还有一篇影评《爱情的另一种译法》。其实，一切都会因为时间和距离而被放大，二十年间缘悭一面，相隔万里莫逆于心。

君子之交，其淡如水，执象而求，咫尺千里。有时间的炼化，真情的砝码，是哪一种感情又有什么关系呢？君子之交，看似含蓄清淡，实则纯粹醇厚，很多人一生都难以觅见。我们现在不过是借着海莲和德尔的书信集，来真切地感受一下这份美好。

找来原文看，才发现英文版没有那么多序跋和注释附录，就是简简单单的一摞信件。但翻过那薄薄的小册子，翻过二十年的岁月，手指触到最后一张白纸，失落来得更为猛烈。

1969年4月11日海莲给在英国的好友凯瑟琳写到：“布莱恩在电话里对我说：如果你手头有路费就好了，这样子你就可以和我们一道去了。我一听到他这么说，眼泪差点儿要夺眶而出。大概因为我长久以来都渴望能踏上那片土地，我曾经只是为了瞧伦敦的街景而看了大量的英国电影。记得多年前有个朋友对我说，那些去过英国的人总能在那儿找到他们最想要的东西。我说，我要去追寻英国文学，他告诉我：‘它们就在那儿呀！’或许在那儿，或许不在。看看四周地毯上散乱的书籍，我知道，它们确实我这儿。可是卖这些好书给我的那个好心人德尔先生却已在数月前去世，书店的老板马克斯也已不在人间。但是，书店还在那儿，如果你们恰好路经查令十字街84号，替我献上一吻，我亏欠它的实在太多了。”

这一份“亏欠”足以让每一个阅读此书的人感动。与书店结缘二十年，二十年足以改变许多东西，唯独书籍和信件没有终止。她最亏欠的是否就是到书店一坐，以及去见德尔一面。可时间已经来不及。无论何时我都希冀一个大团圆的欢喜结局，但是不得不承认，这种遗憾才是全世界人们魂牵梦萦的理由。

尾声

德尔逝世后不久，海莲将信件结集送到出版商手中，出版后倍受读者喜欢，她终于有钱去伦敦了。当来到书店的时候，她对着空荡荡的书店说：“我来了，弗兰克，我终于来了。”

自从本书出版，伦敦又多了一个让人留着做念想的地方——查令十字街 84 号。我猜想，如果是在中国，不说重建起一个 Marks & Co 店，至少也要故意弄成旧书店让人参观吧。但是，时至今日，这家旧书铺早已不复存在，先后变成了唱片行和酒吧等，这也是一种旧式英伦的淡然吧。

最后再说点有趣的事儿。小时候迷恋过 Harry Potter，七本书翻来覆去不知道读过多少遍，现在才发现破釜酒吧就位于查令十字街。罗琳的原文：“这是一家肮脏的狭小酒吧。要不是海格指出来，哈利很可能不会注意。匆忙过往的人们连看也不看它一眼。他们的目光只落在一边的一家大书店和另一边的一家唱片店上。”

大书店。唱片行。时光已是匆匆流过。

(原文刊于第 42 期)



Introduction by ANNE BANCROFT





心桥（20周年纪念增刊）

主办：数学科学学院团委

顾问：刘雨龙

指导老师：董子静、王小溪

主编：步凡

责任编辑：步凡

文字编辑：宋昕玥、贺怿楚、步凡、

顾荪蔚、周誉轩、符张纯、周子堃、

王亦凡、叶帆

美术编辑：蔡期、郑亦如、李冠淳、

王飞骋、赵朝熠、张赖和